

學中
國語文讀本



用適修自科義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編輯大意

國語文的推行，稍有知識的，都已覺得急不容緩。現在不但小學中感覺要，就是中學學生，像在初級中學的，也感得非用國語不可。然而現在文學界編輯這一類書，已經出版的，卻是很少很少。本書爲供這一類的需要，特取小學後數年，及初級中學可以通用的教材，輯爲是編，定名曰國語文讀本。

本書對於內容方面，專取教材新穎，可以得到新知識的。凡舊有污濁的迂拘的謬誤的種種成見，一概把他打破，給學生以種種平坦寬廣的大路，像對社會對世界，什麼自治互助等緊要覺悟，都直接間接的，與以明示或暗示，目的都是認定要使學生自立，要使學生知道將來重大發展的方向。又對於形式方面，在引得文學的濃深趣味，常人以爲語體文，總不外是

赤裸裸的，直率單調的罷了。不知道從我們文學眼光看起來，那語體文中間，也仍舊是五花八門，有的是以寫實見長的，有的是以表情見長的，有的是以說理見長的，有的是以描景見長的，各有各手法，各有各本領，決不是隨便寫上幾句，就可以算數的。本書對於白話種種文體，大要略備，目的也就在這一點上面。又書中於有趣味的小說遊記一類，搜羅得特別的多，意思也是這樣。

所有採選的作家，都以最近的新人物為主。文用語體，已是容易得多，再加上最近的語體，當然越發容易了。這無非是要使學生以最經濟的時間，得那最大的效率，留着其餘精神，可以修養科學方面的知識，不致瞎消費在死文字上罷了！

書中文字的排列，大要依淺深多寡，均勻相間，不一定拘拘於任何一方

面。因爲這並不是作呆板的教科書用的，是要使人活用的。所以不論學生教員，都可隨便取那一篇講讀，以合於教學活動的原理。

本編遊記文字，採取梁紹文先生的特別的多。因其描景寫實表情各方面，都能作良好模範。又所述南洋對外情形，兼可與學者以甚深的刺激。梁先生定是歡迎這種宣傳的。原文採自青光，青光社也決取解放主義，要人們這麼宣傳的。本局謹代學者諸青年多多感謝。

中學
國語文讀本第一冊目錄

國文之將來(蔡元培).....	一
新生活(胡適).....	六
迷信話(陳在新).....	九
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李大釗).....	一一
人生目的何在(梁啟超).....	一九
今(李大釗).....	二五
兒時底回憶(閻 昱).....	三二
醜童(金嘯梅).....	三三
三堆口沫(愈之).....	三五
從老到死(唐 候).....	三六

故鄉(魯迅).....	三八
杜威先生與中國(胡適).....	五六
切實施行(赤).....	六一
自由(鄭振鐸).....	六七
機器促進大同說(吳敬恆).....	六九
快樂(沈澤民).....	七六
吳虞文錄序(胡適).....	八一
由縱的組織向橫的組織(李常守).....	八七
十年前的今日(大白).....	九〇
隔膜(葉紹鈞).....	九四
世界上所以有災禍的原因(余愉).....	一〇八

新思潮的意義(胡適).....	一一二
職業教育與新學制(黃炎培).....	一二九
李成虎小傳(玄廬).....	一三八
石子(玄廬).....	一四五
誰顧得誰(芳芷).....	一四八
超人(冰心).....	一五四
暮(俞平伯).....	一六七

中學
國語文讀本 第一冊

蔡元培

國文之將來

今日是貴校毛校長與國文部陳主任代表國文部諸君要我演說，我願意把國文的問題提出來討論。尤願意把高等師範學校應當注意那一種國文的問題提出來討論。所以預擬了「國文之將來」的題目。

國文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是白話與文言的競爭。我想將來白話派一定占優勝的。

白話是用今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間接的。間接的傳達，寫的人與讀的人，都要費一番繙譯的工夫，這是何苦來？我們偶然看見幾個留學外國的人，寫給本國人的信，都用外國文，覺得很好笑。要是寫給今人看的，偏用古人的話，不覺得

好笑麼？

從前的人，除了國文，可算是沒有別的功課，從六歲起，到二十歲，讀的寫的，都是古人的話，所以學得很像。現在應學的科學，很多了，要不是把學國文的時間騰出來，怎麼來得及呢？而且從前學國文的人，是少數的，他的境遇，就多費一點時間，還不要緊。現在要全國的人，都能寫能讀，那能叫人人都費這許多時間呢？歐洲十六世紀以前，寫的讀的都是拉丁文，後來學問的內容複雜了，文化的範圍擴張了，沒有許多時間來摹仿古人的話，漸漸兒都用本國文了。他們的中學校，本來用希臘文拉丁文作主要科目的，後來創設了一種中學，不用希臘文，後來又創設了一種中學，不用拉丁文了。日本維新的初年，出版的書，多用漢文。到近來，幾乎沒有不是言文一致的。可見由間接的，趨向直接的，是無可抵抗的，我們怎麼能抵抗他呢？

有人說：文言比白話有一種長處，就是簡短，可以省寫讀的時間，但總腦子裏繙譯的時間，可以不算麼？

有人說：文言是統一中國的利器，換了白話，就怕各地方用他本地的話，中國就分裂了。但是提倡白話的人，是要大家公用一種普通話，借着寫的白話，來統一各地方的話，並且用讀音統一會所定的注音字母，來幫助他，那裏會分裂呢？要說是靠文言來統一中國，那些大多數不通文言的人，豈不屏斥在統一以外麼？

所以我敢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但文言是否絕對的被排斥，尙是一個問題。照我的觀察，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應用文，不過記載與說明兩種作用。前的是要把所見的自然現象或社

會經歷給別人看。後的是要把所見的真偽善惡美醜的道理與別人討論。都止要明白與確實，不必加新的色彩，所以宜於白話。譬如司馬遷的史記，不是最有名的著作麼？他記唐虞的事，把欽字都改作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其餘改的字很多，記古人的事，還要改用今字，難道記今人的事反要用古字麼？又如六朝人喜作駢體文，但是譯佛經的人別創一種近似白話的文體，不過直譯印度文與普通話不同罷了。後來禪宗的語錄，就全用白話。宋儒也是如此。可見記載與說明，應用白話，古人已經見到，將來的人，自然更知道了。

美術文，大約可分爲詩歌，小說，劇本三類。小說從元朝起，多用白話。劇本，元時也有用白話的，現在新流行的白話劇，更不必說了。詩歌，如擊壤集等，古人也用白話，現在有幾個人，能做很好的白話詩，可以料到將來，是統統

可以用白話的。但是美術，有兼重內容的，如圖畫，造象等。也有專重形式的，如音樂，舞蹈，圖畫等。專重形式的美術，在乎支配均齊，節奏調適。舊式的五七言律詩，與駢文，音調鏗鏘，合乎調適的原則，對仗工整，合平均齊的原則，在美術上不能說毫無價值。就是白話文盛行的時候，也許有特別傳習的人。譬如我們現在通行的，是楷書，行書，但是寫八分的，寫小篆的，寫石鼓文，或鐘鼎文的，也未嘗沒有。將來文言的位置，也是這個樣子。

至於高等師範的學生，是預備畢業後，作師範學校與中學校的教習的。中學校的學生，雖然也許讀幾篇美術文，但練習的文，不外記載與說明兩種。師範學校的學生，是小學校教習的預備，小學校當然用白話文。照這麼看起來，高等師範學校的國文，應該把白話文作為主要。至於文言的美術文，應作為隨意科，就不必人人都學了。（選蔡子民言行錄）

新生活

胡適

那樣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

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句話，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

你聽了，必定又要問我，有意思的生活，又是什麼樣子的生活呢？

我且先說一兩件實在的事情做個樣子，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前天你沒有事做，閑得不耐煩了，你跑到街上一個小酒店裏，打了四兩白干，喝完了，又要四兩，再添上四兩，喝得大醉了，同張大哥吵了一回嘴，幾乎打起架來。後來李四哥來把你拉開，你氣忿忿的又要四兩白干，喝得人
事不知，幸虧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昨兒早上，你酒醒了，大嫂子把前天的事告訴你，你懊悔得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兒爲什麼要喝那麼多酒呢？可不是糊塗麼？』

你趕上張大哥家去，作了許多揖，賠了許多不是，自己怪自己糊塗，請張大哥大量包涵。正說時，李四哥也來了，王三哥也來了。他們三缺一，要你陪他們打牌。你坐下來，打了二十圈牌，輸了一百多吊錢。你回得家來，大嫂子怪汝不該賭博，你懊悔得很，自己怪自己道：「是啊，我爲什麼要陪他們打牌呢？可不是糊塗嗎？」

諸位，想這樣子的生活，叫做糊塗生活，糊塗生活，便是沒有意思的生活。你做完了這種生活，回頭一想，我爲什麼要這樣幹呢？你自己也回不出究竟爲什麼？

諸位，凡是自己說不出『爲什麼這樣做』，都是沒有意思的生活。

反過說來，凡是自己能說得出『爲什麼這樣做』的事，都可以說是有意義的生活。

生活的『爲什麼』就是生活的意思。

人同畜生的分別，就在這個『爲什麼』上。你到萬牲園裏去看那白熊，一天到晚擺來擺去不肯歇，那就是沒有意思的生活。我們做了人，應該不要學那些畜生的生活。畜生的生活只是糊塗，只是糊混，只有不曉得自己爲什麼如此做。一個人做的事應該件件事回得一個『爲什麼』。

我爲什麼要幹這個？爲什麼不幹那個？能回答得出，方才可算是一個人的生活。

我們希望中國人都能做這種有意思的生活。其實這種新生活並不難，只消時時刻刻問自己爲什麼這樣做，爲什麼不這樣做，就是我所說的新生活了。

諸位，千萬不要說『爲什麼』這三個字是很容易的小事。你打今天起，

每做一件事，便問一個爲什麼，爲什麼不把辮子剪了，爲什麼不把大姑娘的小腳放了，爲什麼大嫂子搽臉上那麼多的脂粉，爲什麼出棺材要用那麼多叫化子，爲什麼娶媳婦也要用那麼多叫化子，爲什麼罵人要罵他的爸媽，爲什麼這個，爲什麼那個——你試辦一兩天，你就覺得這三個字的趣味真是無窮無盡，這三個字的功用也無窮無盡。

諸位，我們恭恭敬敬的請你來試試這種新生活。（選新生活）

迷信話

陳在新

前晚我因事到北火車站去，這時候滬杭夜車剛到上海，我順便就立在鐵柵邊瞧瞧有沒有親戚朋友們到上海，結果親戚朋友們一個都沒有，我的耳鼓裏却聽到一句惹人笑的迷信話：「冰弟！你特地來等我嗎？」「是的」——「怪不知道我在火車裏連打了三個噴嚏——三個噴嚏，哈哈！哈哈！」

「這是一個瘦黃臉的着鮮明衣服的男子說的話，他們一頭走一頭說，剎那間已出站門去了。我當時聽了這句話，惹得我哈哈大笑，甚至連鼻涕泡也從鼻中吹了出來，我就用手帕揩了揩鼻涕，又向鐵柵旁的彎背長椅上坐下去。我受了好奇心的驅使，就運用我的腦筋暗暗底想——打了三個噴嚏，難道是冰弟通知他說：我在火車站等你？打噴嚏，難道是無線電話的受音機？這些話儻然出在鄉間沒智識的婦女們口中，似乎可以原諒她們，現在竟出在很漂亮的男子口中，唉！我真不懂！我真不懂！」

從這句話上看來，就可以見到中國人的迷信程度了！同時我又回憶到從前在鄉間讀書時候的貼隣裘嬌嬌的迷信事了，裘嬌嬌的兒子是和我最知己的同窗，他的乳名叫阿因，我天天總要到他家裏去玩一回的，所以他母親的迷信，我完全知曉；現在寫下幾則，供大家一笑：「啊！我耳朵熱

了，阿囡來替我猜猜看熱的是那一只，她阿囡就應聲答稱右或左。倘然猜着了，那裘嬌嬌就嘻開了嘴說：「我家要大福來了，我們靜候着接受。」倘然猜不着，她就要愁緊了眉宇說：「我家要橫禍來了！阿囡你出去不要闖禍啊！走路當心啊！……當心啊！……」她無論得到了惡夢啦！眼跳啦！面熱啦！聽到烏鴉的鳴聲啦！總要私自底推測，什麼大福啊！橫禍啊！交代她兒子……當心啊！這種厭煩的話，不時要傳進我的耳鼓，什麼叫接受大福？什麼叫當心橫禍？大福在那裏？橫禍在那裏？這都是愚婦自弄吧！

男子決沒有像裘嬌嬌一般的人，這是我最初的想像。前晚我在北火車站竟碰着了！這男子怕也是生在裘嬌嬌一類的家庭裏的人，鮮明漂亮的衣服竟然裝在這草包的外面，我不禁爲這一套衣服呼冤（選青光）

「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

李大釗

我們的理想，是在創造一個『少年中國』。

『少年中國』能不能創造成立，全看我們的『少年運動』如何？

我們『少年中國』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創造，不是鑄定的偶像，是活動的生活。我想我們『少年中國』的少年，人人理想中必定都有一個他自己所欲創造而且正在創造的『少年中國』。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國』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國』不必相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國』又和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國』未必一致。可是我們的同志，我們的朋友，畢竟都在攜手同行，沿着那一綫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那光明裏一定有我們的『少年中國』。在我們各個不同的『少年中國』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裏成一個結晶，那就是我們共同創造的『少年中國』。彷彿像一部潔白未曾寫過的歷史空頁，我們大家來你寫一

頁，我寫一頁，纔完成了這一部『少年中國』史。

我現在只說我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國』

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國』是由物質和精神兩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國』是靈肉一致的『少年中國』

爲創造我們理想的『少年中國』我很希望這一班與我們理想相同的少年好友，大家都把自己的少年精神拿出來，努力去作我們的『少年運動』我們『少年運動』的第一步，就是要作兩種的文化運動：一個是精神改造的運動，一個是物質改造的運動。

精神改造的運動，就是本着人道主義的精神，宣傳『互助』『博愛』的道理，改造現代墮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來對他的同胞，把那佔據的衝動，變爲創造的衝動；把那殘殺的生活，變爲友愛的生

活，把那侵奪的習慣，變爲同勞的習慣，把那私營的心理，變爲公善的心理。這個精神的改造，實在是要與物質的改造一致進行。而在物質的改造開始的時期，更是要緊，因爲人類在馬克思所謂『前史』的期間，習染惡性很深，物質的改造雖然成功，人心內部的惡若不剷除淨盡，他在新社會新生活裏依然還要復萌，這改造的社會組織，終於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物質改造的運動，就是本着勤工主義的精神，創造一種「勞工神聖」的組織，改造現代游惰本位掠奪主義的經濟制度，把那勞工的生活，從這種制度下解放出來，使人人都須工作，工作的人都能吃飯。因爲經濟組織沒有改變，精神的改造很難成功。在從前的經濟組織裏，何嘗沒有人講過『博愛』『互助』的道理。不過這表面構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構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礎構造——就是經濟構造的——力量大：你只管

講你的道理，他時時從根本上破壞你的道理，使他永遠不能實現。

『少年中國』的少年好朋友呵！我們的一生涯，是向『少年中國』進行的——一條長路程。我們爲達到這條路程的終點，應該把這兩種文化運動，當作車的兩輪，鳥的雙翼，用全生涯的努力鼓舞着向前進行，向前飛躍。

『少年中國』的少年好友呵！我們要作這兩種文化運動，不該常常漂泊在適都市上，在工作社會以外作一種文化的游民，應該投身到山林裏村落裏去，在那綠野煙雨中，一鋤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勞農的伴侶。吸烟休息的時間，田間籬下的場所，都有我們開發他們，安慰他們的機會。須知『勞工神聖』的話，斷斷不配那一點不作手足勞動的人講的，那不勞而食的智識階級，應該與那些資本家一樣受排斥的。中國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兩橛，幾乎是兩個世界一樣。都市上所發生的問題，所傳播

的文化，村落裏的人，毫不發生一點關係。村落裏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關心，或者全不知道他是什麼狀況。這全是交通阻塞的緣故。交通阻塞的意義，有兩個解說：一是物質的交通阻塞，用郵電舟車，可以救濟的，一是文化的交通阻塞，非用一種文化的交通機關不能救濟的。在文化較高的國家，一般勞農，容受文化的質量多。只要物質的交通，沒有阻塞，出版物可以傳遞，文化的傳播，就能達到這個地方。而在文化較低的國家，全仗自覺少年的宣傳運動，在這個地方，文化的交通機關，就是在山林裏村落裏與那些勞農共同勞動自覺的少年。只要山林裏村落裏有了我們的足跡，那精神改造的種子，因為得了潔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發育起來。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農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義的信徒。但在共同勞作的生活裏，可以感化傳播於無形，就是在都市上產生的文

化利器，——出版物類——也必隨着少年的足迹，盡量輸入到山林裏村落裏去。我們應該學那閒暇的時候，就來都市裏著書，農忙的時候，就在田間工作的，陶士泰先生，文化的空氣，纔能與山林裏村落裏的樹影炊烟聯成一氣，那些靜沈沈的老村落，纔能變成活潑潑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聯合，就是我們的「少年中國」。

我們「少年中國」的少年好友呵！我們既然是二十世紀的少年，就該把眼光放的遠些，不要受腐敗家庭的束縛，不要受狹隘愛國心的拘牽。我們的新生生活，小到完成我的個性，大到企圖世界的幸福。我們家庭的範圍，已經擴充到全世界了，其餘都是進化軌道上的遺迹，都該打破。我們應該拿世界的生活，作家庭的生活，我們應該承認愛人的運動，比愛國的運動更重。我們的少年中國觀，決不是要把中國這個國家，作少年的舞臺，去在

列國競爭場裏爭個勝負，乃是要把中國這個地域，當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們住居這個地域的少年朋友們下手改造，以盡我們對於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責任。我們「少年運動」的範圍，決不止於中國：有時與其他亞細亞的少年握手，作亞細亞少年的共同運動，有時與世界的少年握手，作世界少年的共同運動，也都是我們「少年中國」主義分內的事。

總結幾句話，就是：

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是物心兩面改造的運動，是靈肉一致改造的運動，是打破智識階級的運動，是加入勞工團體的運動，是以村落爲基礎建立小組組織的運動，是以世界爲家庭擴充大聯合的運動。

少年中國的少年呵！少年中國的運動，就是世界改造的運動，少年中國

的少年，都應該是世界的少年。（選少年中國）

人生目的何在

梁啓超

嗚呼！可憐！世人爾許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那安分守己的人，從稍有知識之日起，入學校忙，學校畢業忙，求職業忙，結婚忙，生兒女忙，養兒女忙，每日之間，穿衣忙，吃飯忙，睡覺忙，到了結果，老忙，病忙，死亡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還有那些號稱上流社會，號稱國民優秀分子的，做官忙，帶兵忙，當議員忙，賺錢忙，最高等的，爭總理總長忙，爭督軍省長忙，爭總統副總統忙，爭某項勢力，某處地盤忙，次一等的，爭得缺忙，爭兼差忙，爭公私團體位置忙，由是而運動忙，交涉忙，出風頭忙，搗亂忙，奉承人忙，受人奉承忙，攻擊人忙，受人攻擊忙，傾軋人忙，受人傾軋忙，由是而妄語忙，而欺詐行爲忙，而妒嫉忙，

而悲恨忙，而怨毒忙，由是而決鬪忙，而慘殺忙，由是而賣友忙，而賣國忙，而賣身忙。那一時得志的，便宮室之美忙，妻妾之奉忙，所識窮乏者得我忙，每日行事，則請客忙，拜客忙，坐馬車汽車忙，麻雀忙，撲克忙，花酒忙，聽戲忙，陪姨太太作樂忙，和朋友評長論短忙，不得志的，那裏肯干休？還是忙。已得志的，那裏便滿足？還是忙。就是那外面像極安閑的時候，心裏千般百計，轉來轉去，恐怕比忙時還加倍忙。乃至夜裏睡着，夢想顛倒，噩礙恐怖，和日間還是一樣的忙。到了結果，依然還他一個老忙，病忙，死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有一答道：「我忙的是要想得快樂。」人生在世，是否以個人快樂爲究竟目的，爲最高目的，此理甚長，暫不細說。便是將快樂作爲人生目的之一，我亦承認，但我卻要切切實實問一句話：汝如此忙來忙去，究竟現時是否快樂？從前所得快樂，究竟有多少？將來所得快樂，究竟在何處？拿過去現在

未來的快樂，和過去現在未來的煩惱，相乘相除，是否合算？白香山詩云：「妻子歡娛，僮僕飽，看來算只爲他人。」當知雖有廣廈千間，我坐不過要一牀，臥不過要一榻，雖有貂狐之裘千襲，難道我能穀無冬無夏，把他全數披在身上？雖有侍妾數百人，我難道能同時一個一個陪奉他受用？若真從個人自己快樂着想，倒不如萬緣俱絕，落得清淨，像汝這等忙來忙去，鉤心鬭角，時時刻刻，都是現世地獄，未免太不會打算盤了。如此看來，那裏是求快樂，直是討苦吃。我且問汝：汝到底忙個甚麼？所爲何來？若說汝目的在要討苦吃，未免不近人情，如若不然，汝總須尋根究柢，還出一個目的來。

以上所說，是那一種過分的欲求，一面自討苦吃，一面造成社會上種種罪惡的根原。此等人不惟可憐，而且可恨，不必說他了。至於那安分守己的人，成日成年，勤苦勞作，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他便答道：「我總要維持

我的生命，保育我的兒女。」這種答語，原是天公地道，無可批駁。但我還要追問一句：汝到底爲甚麼維持汝的生命？汝維持汝的生命，究竟有何用處？若別無用處，那便是爲生命而維持生命，難道天地間有衣服怕沒人穿，有飯怕沒人吃，偏要添汝一個人，幫着消繳不成？則那全世界十餘萬萬人，個個都是爲穿衣吃飯兩件事，來這世間鬼混幾十年，則那自古及今，無量無數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過專門來幫造化小兒吃飯，則人生豈復更有一毫意味？又既已如是，然則汝用種種方法，保育汝家族，繁殖汝子孫，又所爲何來？難道因爲天地間缺少衣架，缺少飯囊，必須待汝構造？如若不然，則汝一日，一月，一年，一世，忙來忙去，到底爲的甚麼？汝總須尋根究柢，牙清齒白，還出一個目的來。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且道這幾希的分別，究在何處？

依我說：禽獸爲無目的的生活，人類爲有目的的生活，這便是此兩部分衆生不可踰越的大界綫。雞，狗，彘，終日營營，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蟲，蝶，翻，蛇，蠃，蜿，蜒，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溷廁中無量無數糞蛆，你舐在我背上，我又舐在你背上，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我能代他答道：「我忙個忙，我不爲何來。」勉強進一步，則代答道：「我爲維持生命，繁殖我子孫而來。」試問人類專來替造化小兒穿衣吃飯過一生的，與彼等有何分別？那爭權，爭利，爭地位，忽然趾高氣揚，忽然垂頭喪氣的人，和那舐在背上，擠在底下的糞蛆，有何分別？這便叫做無目的的生活？無目的的生活，只算禽獸，不算是人。

我這段說話，並非教人不要忙，更非教人厭世。忙是人生的本分，試觀中外古今大人物，若大禹，若孔子，若墨子，若釋迦，若基督，乃至其他聖哲豪傑，

那一個肯自己偷閑？那一個不是席不暇暖，突不得黔，奔走樓臺，一生到老？著厭忙求閑，豈不成了衣架飯囊材料？至於說到厭世，這是沒志氣人所用的字典，方有此兩字，古來聖哲，從未說過，千萬不要誤會了。我所說的，是告訴汝終日忙，終年忙，總須向著一個目的忙去，汝過去現在，到底忙個甚麼？所爲何來？不惟我不知道，恐怕連汝自己也不知道，汝自己不惟不知道，恐怕自有生以來，未曾想過。嗚呼！人生無常，人身難得，數十寒暑，一彈指頃，便爾過去，今之少年，曾幾何時，忽已頹然而壯，忽復頹然而老，忽遂奄然而死。囫圇模糊，蒙頭蓋面，包膿裹血，過此一生，豈不可憐！豈不可惜！何況這種無目的的生活，決定和那種種憂怖煩惱，糾纏不解，長夜漫漫，如何過得！我勸汝尋根究柢，還出一個題目來，便是叫汝黑暗中覓取光明，教汝求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汝要求不要求，只得隨汝，我又何能勉強？但我有一句話：汝

若到底還不出一個目的來，汝的生活，便是無目的，便是和禽獸一樣，恐怕成孟子所說的話：「如此則與禽獸奚擇」了。

汝若問我：人生目的究竟何在？我且不必說出來，待汝痛痛切切，徹底參詳透了，方有商量。（選梁任公講壇）

今

李大釗

我以為世間最可寶貴的就是「今」，最易喪失的也是「今」，因為他最容易喪失，所以更覺得他可以寶貴。

為甚麼「今」最可寶貴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孫所說的話答這個疑問：「爾若愛千古，爾當愛現在。昨日不能喚回來，明天還不確實，爾能確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當明日兩天。」

為甚麼「今」最易喪失呢？因為宇宙大化，刻刻流轉，絕不停留。時間這

個東西，也不因爲吾人貴他愛他稍稍在人間留戀。試問吾人說「今」說「現在」，茫茫百千萬劫，究竟那一剎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現在」呢？剛剛說他是「今」是「現在」，他早已風馳電掣的一般，成爲「過去」了。吾人若要糊糊塗塗把他丟掉，豈不可惜？

有的哲學家說，時間但有「過去」與「未來」，並無「現在」。有的又說，「過去」「未來」皆是「現在」。我以爲「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話，倒有些道理。因爲「現在」就是所有「過去」流入的世界，換句話說，所有「過去」都埋沒於「現在」的裏邊。故一時代的思潮，不是單純在這個時代所能憑空成立的，不曉得有幾多「過去」時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說是由所有「過去」時代的思潮湊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於時代潮流裏面，所激起的波瀾聲響，都向永遠流動傳播，不能消滅。屈原的離

騷，永遠使人人感泣，打擊林肯頭顱的槍聲，呼應於永遠的時間與空間。一時代的變動，絕不消失，仍遺留於次一時代。這樣傳演，至於無窮，在世界中有一貫相聯的永遠性。昨日的事件，與今日的事件，合構成數個複雜事件。此數個複雜事件，與明日的數個複雜事件，更合構成數個複雜事件，勢力結合勢力，問題牽起問題，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過去」「未來」的中間，全仗有「現在」以成其連續，以成其永遠，以成其無始無終的大實在。一擊現在的鈴，無限的過去未來，皆遙相呼應。這就是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道理，這就是「今」最可寶貴的道理。

現時有兩種不知愛「今」的人：一種是厭「今」的人，一種是樂「今」的人。

厭「今」的人也有兩派：一派是對於「現在」一切現象都不滿足，因起一種回顧「過去」的感想。他們覺得「今」的總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風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復古，他們的心力全施於復古的運動。一派是對於「現在」一切現象都不滿足，與復古的厭「今」派全同。但是他們不想「過去」，但盼「將來」，盼「將來」的結果，往往流於夢想，把許多「現在」可以努力的事業，都放棄不做，單是沈溺於虛無縹渺的空玄境界。這兩派人都是不能助益進化，並且很足阻滯進化的。

樂「今」的人大概是些無志趣無意識的人，是些對於「現在」一切滿足的人。他們覺得所處境遇可以安樂優遊，不必再商進取，再為創造。這種人喪失「今」的好處，阻滯進化的潮流，同厭「今」派毫無區別。

原來厭「今」爲人類的通性。大凡一境尙未實現以前，覺得此境有無限的佳趣，有無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覺不過爾爾，隨即起一種失望的念，厭「今」的心。又如吾人方處一境，覺得無甚可樂，而一旦其境變易，却又覺得其境可戀，其情可思。前者爲企望「將來」的動機，後者爲反顧「過去」的動機。但是回想「過去」毫無効用，且空耗努力的時間。若以企望「將來」的動機，而盡「現在」的勢力，則厭「今」思想，却大足爲進化的原動。樂「今」是一種惰性，(Inertia)須再進一步，了解「今」所以可愛的道理。今的可愛，全在可以憑他爲創造「將來」的努力，決不在得他可以安樂無爲。

熱心復古的人，開口閉口都是說「現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惡若何深重，禍患若何劇烈。要曉得「現在」的境象倘若真是這樣黑

暗，這樣卑污，罪惡這樣深重，禍患這樣劇烈，也都是「過去」所遺留的孽，斷斷不是「現在」造的，全歸咎於「現在」。「現在」是斷斷不能受的，要想改變他，但當努力以回復「過去」。

照這個道理講起來，大實在的潮流，永遠由無始的實在向無終的實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遠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隨着大實在的奔流，以爲擴大，以爲繼續，以爲進轉，以爲發展；故實在即動力，生命即流轉。

憶獨秀先生曾於一九一六年文中說過，青年欲達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殺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嘗推廣其意，也說過人生唯一的蘄嚮，青年唯一的責任，在「從現在青春之我，撲殺過去青春之我，從今日青春之我，禪讓明日青春之我。」「不僅以今日

青春之我，追殺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殺來日白首之我。『實則歷史的現象，時時流轉，時時變易，同時還遺留永遠不滅的現象和生命於宇宙之間，如何能殺得？所謂殺者，不過使今日的「我」不仍舊沈滯於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萬億年的「我」，都儼然存在於「今我」的身上。然則「今」之「我」，「我」之「今」，豈可不珍重自將，爲世間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遺留層層罪惡種子於「未來」無量的人，卽未來無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懺悔。

我請以最簡明的一句話寫出這篇的意思來。

吾人在世，不可厭「今」，而徒回思「過去」，夢想「將來」，以耗誤

「現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現在」的努力，謀「將來」的發展。宜善用「今」以努力爲「將來」之創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滅。故人生本務，在隨實在之進行，爲後人造大功德，供永遠的「我」享受，擴張，傳襲，全無窮極，以達「宇宙卽我，我卽宇宙」之究竟。（選新青年）

兒時底回憶

國 昱

初秋的黃昏上，我倆排排坐在牆門口乘涼。

一個陌生的婦人，笑嘻嘻地來到伊底面前，摸摸伊底頭髮。

「你今年幾歲了？」回轉頭來，又問我說：「這是你底妹妹嗎？」

「四歲，白白兔！」伊抬頭一看，見是不認識的，嚇得連忙向我底懷裏匿，嗚咽地哭起來。

我急了！

那婦人還伸手出來要撫伊。

我不禁大聲喊道：「就算是我底妹妹，要你管做什麼？」

那婦人走了。

「妹妹，不要嚇伊不在了。」

伊舉首對我望望，說：「我不嚇。」嗤嗤地又笑了。（選青光）

醜童

金嘯梅

簷前的架上，繫着一隻很美麗的小鳥，他仗着一身五色的羽毛，和一張伶俐的小口，能夠叫人們愛他，天天把米去飼養他。所以小鳥的境遇，很是快樂，他有時高興了，還蹄着小足唱一回歌兒，拍着雙翅，在架上跳舞起來。——鎖在簷前的架上，雖受人們的飼養，身體卻被人們束縛着，弄得很不

自由，倒不如那後圃的鮮花，他生得和小鳥一樣的嬌豔，一樣的美麗，一樣受人們的灌溉，一搖一拽的，何等自由？鮮花呵！你的境遇真要比我愉快的多哩！」小鳥想着，不覺微微地嘆了一口氣。

醜童在旁邊對小鳥說道：「小鳥，美麗的小鳥呵！你羨慕鮮花嗎？你還不知道鮮花的苦處哩！他暑受烈日的熬煎，寒遭大雪的欺壓，嚴霜白露，驟雨狂風，都是他的難星，倘然逢着一個忍心的主人，還要天天攀折他，小鳥呵！譬如把你豔麗的羽毛，層層的拔去，你能夠受得住這般的蹂躪嗎？」醜童說着，瞪着小眼，似乎要他答覆的樣兒。

小鳥說：「醜童呵！請你站遠一些兒，因為我的胆子很小，一見了你的形容，我就覺得害怕哩！」

醜童聽了，知道自己生得太醜，到處受人的厭惡，這是心裏慚愧，面上一

紅，愈顯出他醜陋來。直把小鳥驚得閉了眼睛，只嚷着「可怕！可怕！」

醜童氣憤憤的，把小鳥的話說去告訴給鮮花聽。鮮花搖頭說：「醜童呵，請你別說罷！我實在不願意交談呢！唉！我雖不見你害怕，却很是厭你，咳！可厭的醜童！」

醜童受了小鳥和鮮花的奚落，心上很是沒趣。但他自己安慰自己道：「我能行動自由，我是賞鑒花鳥的，花鳥是供人賞鑑的，我何必羨慕花鳥。」

（還青光）

三堆口沫

（俄國梭羅古勃作）

愈之

一個人走路，吐了三堆口沫，人走過了，口沫留着。

一堆口沫說：「我們在這裏，人不在這裏了。」

第二堆口沫說：「他已去了。」

第三堆口沫說：「他來不過是要放我們在這裏。我們是人生存的目的。他已去了，我們却留着。」

從老到死

唐俟

凡有高等動物，倘沒有遇着意外的變故，總是從幼到壯，從壯到老，從老到死。

我們從幼到壯，既然毫不爲奇的過去了，自此以後，自然也該毫不爲奇的過去。

可惜有一種可憐人，從幼到壯，居然也毫不爲奇的過去了，從壯到老，便有點古怪，從老到死，却更奇想天開，要佔盡了少年的道路，吸盡了少年的空氣。

少年在這時候，只能先行萎黃，且待將來老了，神經血管一切變質以後，

再來活動，所以社會上的狀態，先是「少年老成」，直待彎腰曲背時期，纔更加「逸興遄飛」，似乎從此以後，纔上了做人的路。

可是究竟也不能自忘其老，所以想求神仙，大約別的都可以老，只有自己不肯老的人物，總該推中國老先生算一甲一名。

萬一當真成了神仙，那便永遠請他主持，不必再有後進，原也是極好的事。可惜他又究竟不成，終於個個死去，只留下造成的老天地，教少年耽着吃苦。

這真是生物界的怪現象！

我想種族的延長——便是生命的連續——的確是生物界事業裏的一大部份。何以要延長呢？不消說是想進化了。但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

的向前直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

老的讓開道，催促着，獎勵着，讓他們直去。路上有深淵，便用那個「死」填平了，讓他們走去。

少的感謝他填了深淵，給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謝他們從我填平的深淵上走去——遠了遠了。

明白這事，便從幼到壯到老到死，都歡歡喜喜的過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過祖先的新人。

這是生物界正當開闢的路！人類的祖先，都已這樣做了。

故鄉

魯迅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

響，從蓬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呵！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麼？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

我這次是專爲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今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幾枝枯草的斷莖，當風抖

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是的。」

「還有閨土，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一回面，我已經將你到

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這時候，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獐盡力的刺去，那獐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膀下逃走了。

這少年便是閏土，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這祭祀，說是三十多年纔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裏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裏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年，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地，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

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兒子
閨土來管祭器的。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到閨土這名字，而且知道他
和我彷彿年紀，閨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閨土。他是能裝彈
捉小鳥雀的。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閨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
母親告訴我，閨土來了，我便飛跑的去，看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
一頂小氈帽，項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明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
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
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只記得閨土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後，見了

許多沒有見過的東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鳥。他說：

「這不能，須大雪下了纔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吃時，我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麼都有：稻雞，角鷄，鷓鴣，藍背……」

我於是又很盼望下雪。

閏土又對我說：

「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裏來，我們日裏到海邊檢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麼？」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吃，我們這裏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獾。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獾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

我那時並不知道這所謂獾的是怎麼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沒知道——只是無端的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麼？」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獾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胯下竄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前單知道他在水果店裏出賣罷了。

「我們沙地裏，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

的兩個腳……」

啊！閏土的心裏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裏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過去了，閏土須回家裏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裏，哭着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託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枝很好看的烏毛，我也曾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雷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我應聲說：

「這好極！他——怎樣……」

「他……他景況也很不如意……」母親說着，便向房外看，「這些人

又來了，說是買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了，我就去看看。」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和他閒話，問他可會寫字，可願意出門。

「我們坐火車去麼？」

「我們坐火車去。」

「船呢？」

「先坐船……」

「哈！這模樣了！鬍鬚這麼長了！」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叫起來。

我吃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卻見一個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腳伶仃的圓規；我愕然了。

「不認識了麼？我還抱過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從旁說：

「他多年出門，統忘却了，你該記得罷。」便向着我說：「這是斜對門的

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的豆腐店裏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搽着白粉，顴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為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為年齡的關係，我却並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彷彿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地，冷笑說：

「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

「那有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來說；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鬧了，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門小戶人家，用得着。」

「我並沒有鬧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鬧？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鬧？嚇，什麼都瞞不過我。」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圓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偷空便收拾些行

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後，我吃過午飯，坐着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這來的便是閏土。雖然我一見便知道閏土，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閏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都如此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包和一支長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麼說纔好，只是說：

「啊，閏土哥，——你來了……」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雞，跳魚兒，貝殼，獐，……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着似的，單在腦裏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却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掩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二十年前的閩土，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

閨土說。

「啊，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閨土說着，又叫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緊緊的貼在背後。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却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閨土坐，他遲疑了一回，終於就坐了，將長烟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裏的，請老爺

……」

我問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却總是吃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卻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時，便拿起煙管來默默的吸煙了。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裏事務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沒有吃過午飯，便叫他自己去廚下炒飯吃去。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歎息他的景況，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

聽他自己去揀擇。

下午，他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桌，四個椅子，一副香爐和燭臺，一桿抬枰。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們這裏煮飯是燒稻草的，那灰，可做沙地的肥料。）待我們啓程的時候，他用船來載去。

夜間，我們又談些閒天，都是無關緊要的。第二天早晨，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

又過了九日，是我們啓程的日期。閏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沒有同來，却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隻。我們終日很忙碌，再沒有談天的工夫。來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東西的，有送行兼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老屋裏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已經一掃而空了。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連着退向

船後梢去。

宏兒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風景，他忽然問道：

「大伯！我們甚麼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可是，水生約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睜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

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閩土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裏，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閩土埋着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裏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裏養雞的器具，木盤上面有着柵欄，內盛食料，雞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着這麼高底的小腳，

竟跑得這樣快。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却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形象，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親和宏兒都睡着了。

我躺着，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閩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的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

經生活過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閨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暗地裏笑他，以爲他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卻，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製的偶像麼？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黃金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選新青年）

杜威先生與中國

胡適

杜威先生今天離開北京，起程歸國了。杜威先生於民國八年五月一日——「五四」的前三天——到上海，在中國共住了兩年零兩月。中國的地方，他到過並且講演過的，有奉天，直隸，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

福建，廣東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種長期講演錄已經過第十版了其餘各種小講演錄——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學術講演會的——幾乎數也數不清楚了。我們可以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

我們還可以說，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的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這句預言，初聽了似乎太武斷了，但是我們可以舉兩個理由。

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國的講演也要算教育的講演為最多，當這個教育破產的時代，他的學說自然沒有實行的機會，但他的種子確已散布不少了。將來各地的「試驗學校」漸漸的發生，杜威的教育學說有了試驗的機會，那纔是杜威哲學開花結子的时候呢。現

在的杜威，還只是一個盛名，十年二十年後的杜威，變成了無數杜威式的試驗學校，直接或間接影響全中國的教育。那種影響，不應該比現在更大千百倍嗎？

第二，杜威先生不曾給我們一些關於特別問題的特別主張，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戀愛之類，他只給了我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他的哲學方法，總名叫做「實驗主義」，分開來可作兩步說。

(一)歷史的方法——「祖孫的方法」他從來不把一個制度或學說看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總把他看作一個中段，一頭是他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他自己發生的效果，上頭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孫。捉住了這兩頭，他再也逃不出去了。這個方法的應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寬恕的。因為

他處處指出一個制度或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指出他的歷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歷史上佔的地位與價值，故不致有過分的苛責。一方面，這個方法又是最嚴厲的，最帶有革命性質的，因為他處處拿一個學說或制度所發生的結果來評判他本身的價值，故最公平，又最厲害。這種方法是一切帶有評判（Critical）精神的運動的一個重要武器。

（二）實驗的方法——實驗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第一件，注意具體的境地，使我們免去許多無謂的假問題，省去許多無意義的爭論。第二件，一切學理都看作假設，可以解放許多「古人的奴隸」。第三件，實驗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實驗主義只

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進化。

特別主張的應用是有限的，方法的應用是無窮的。杜威先生雖去了，他的方法，將來一定會得更多的信徒。國內敬愛杜威先生的人，若都能注意於推行他所提倡的這兩方法，使歷史的觀念與實驗的態度漸漸的變成思想界的風尚與習慣，那時候這種哲學的影響之大，恐怕我們最大膽的想像力也還推測不完呢。

因為這兩種理由，我敢豫定杜威先生雖去，他的影響仍舊永永存在，將來還要開更燦爛的花，結更豐盛的果。

杜威先生真愛中國，真愛中國人。他這兩年之中，對我們國人，他是我們的良師好友，對於國外，他還替我們做了兩年的譯人與辯護士。他在新共

和國 (The New Republic) 和亞細亞 (Asia) 兩個雜誌上發出的幾十篇文章，都是用最忠實的態度，對於世界爲我們作解釋的。因爲他的人格高尚，故世界的人對於他的評判幾乎沒有異議。（除了樸蘭德 (Bland) 一流的妄人。）杜威這兩年來對中國盡的這種義務，真應該受我們很誠懇的感謝。

我們對於杜威先生一家的歸國，都感覺很深摯的別意。我們祝他們海上平安。（選胡適文存）

切實試行

亦

杜威實在沒有多少好處。有之，只一點，胡適之很曉得，便是他的實驗方法，便是他的日常主義。科學上用這個方法，日常生活上用這個方法，社會，政治上也要用這個方法。

羅素的好處，吾們能知道：他是最重科學方法的，他廣大、深微，而切實，他唱哲學裏的科學法，開哲學的新紀元，他是曉得哲學之真意思的，他是曉得哲學之真價值的，吾們相信，哲學如果長存在，意思絕難出了羅素所說的意思，價值絕難多過羅素所說的價值。

但羅素的好處，還不止此，他還有他的真理說。他說真理是與事實相應的說話，吾們嘗說，真理就是實話，真理不過實話之雅名，實話以外，更無什麼高不可攀的真理，吾們這個說法，小部分由于自家的體驗，大部分根本羅素所說。

柏格森的哲學殊多欺人之點，然而他能重行，也是不可磨滅之處。

吾們現在要把杜威、羅素、柏格森三家之說合在一鑪，吾們因此主張「切實試行」這四個字要平等重看，半個輕忽不得，吾們不論主張什麼東

西，都要實地試試看，不論作一種什麼事業，都要敢於承認事實，敢於說實話，敢於自己批評自己，勇於更改作過的錯誤。

吾們經營一件事，不能總說要豫備，豫備與實行不能割爲截然的兩件事。

孔子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

特洛斯基說：學騎馬要騎在馬上學。

盧森堡說：羣衆必須以用權，學怎樣用權。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吾們今以爲不但學，思相依，學，思，行也相待，三者缺一，餘不立。吾們看學，思，行，如同相對論者論空，時，物，相聯同存，相離同與我無與，同與世無與，凡吾們所實見，都是三者聯着出現。

不誠無物，不行也無物。

一個思想，一個學說，不體驗，怎能知其真妄？

一個主張，一個方法，不行，怎能知其可行不可行？

凡是思想，學說，主張，方法，都要起於事實，更要歸於事實。

不論甚麼思想，學說，主張，方法，未試未行之前，不論作者自己覺着怎樣周到，怎樣美備，怎樣圓滿，都是靠不住的。學說在未有充分的印證之前，都只叫作假設，「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其實殊不見得。如果前無疇範，如果前無法模，如果前無數度，如果前未就轍量過。

凡是新思想，凡是新學說，凡是新主張，凡是新方法，必有待於體驗，必有待於嘗試，必有待於行。不行，不知道合實不合實。不行，不知道可行不可行。不行，不知道何處不妥。不行，不知道那兒應改。不行，不知道有甚麼難處。一

經一蹶者，長一智。」豈但如此，智幾幾乎都是由蹶來的。

驗試可以發新理論，實行可以得萬想不到的巧方法。

吾們如果不願作寄生已，吾們如果不肯拿思想，主張當遊戲。吾們如不肯拿知識，學術當玩具。吾們有所知，有所思，有所主張，總是願意把他實現的。既然自己如此願，就要自己如此行。

越是一個主張，行出去，一時行者要受現狀的痛苦的，要受現狀的生活的壓迫的，越非由主張者自己作前驅不可，越非由主張者自己先試行不可。主張者如果有痛苦，痛苦當然不能歸別人。

吾們是庶人，吾們不是紳士，吾們不是大夫，吾們不會美名歸己，過錯待人，吾們更不怕失掉什麼。吾們何所失？吾們只有失網羅！吾們只有失偶像，吾們只有失舊制度，舊風俗，舊道德！吾們怕失地位麼？吾們的地位已在最

低層！吾們怕失產業麼？吾們原是無產者！吾們怕失生命麼？吾們的生命無時無刻不在被迫害之中！看了社會所以對付吾們還有什麼？戕殘吾們的生命罷了！困難吾們的生活罷了！奪去吾們的飯碗罷了！吾們怕什麼？吾們失什麼？

不知則已，知則必行！不思則已，思則必行！不主張則已，主張則必行！

不論甚麼好東西，沒有徒託空想能成功的，豈但徒託空想不能成功，源起，也沒有源起於空想的。不論甚麼好思想，都是生活迫出來的，不與實際接近，如何能說實話？不與社會奮鬥，能把社會怎着？沒在工廠生活過，說工人應怎樣怎樣組織，終究要隔一層膜。不是無產階級的人，必不能評論無產階級舉動的是非。

更有一個必要的常識，羅素說過，他說：對於一個東西，總是越離近，越認

識的真切，越解析，越曉得清楚。

吾們也說：一個主張，必越切實的試行，才越覺着有活趣。（選新青年）

自由

鄭振鐸

「自由」他在什麼地方呢？」

一個國王，一個軍官，一個農夫和一個孩子，會集在「生的曠原」中，這樣地互相問訊着。

國王說道：「唉，我找「自由」許久許久了，但是終沒有找到，別人以為我是王，一定可以脫離了一切的束縛，其實我是終日被「尊嚴」與「榮譽」的金冠覆蓋着的，一天到晚的我都包圍在錦繡的金幕裏，何曾看見「自由」呢？但是你們，你們是平常的百姓，可也曾找到了「自由」麼？請告訴我。」

「沒有，陛下！」軍官答道，「我受你的支配，『責任』與『賞罰』的魔鬼終日跟隨着我，那裏還有工夫去尋找『自由』呢？但是你們，你們無責任的人，可也曾找到了『自由』麼？請告訴我們。」

「唉，沒有！」農夫悲聲答道，「我是終日被『工作』與『饑餓』與『賦稅』所困擾的，他們布了一層層的鐵網在我四周，使我身裏心裏都沒有絲毫的餘暇，那裏會看見什麼『自由』呢？但是，你，小孩子，你是個快樂的，立在一生之網以外的人，可也曾找到了『自由』麼？請告訴我們。」

「沒有，沒有，」小孩子答道，「我母親愛護我，她一步也不許我離開，而且我還沒有讀書，不知道『自由』到什麼地方去找。」

他們徘徊於「一生之曠原」，這樣地互相問訊着，祇是找不到「自由」。

死之神由天空飛下，他說道：「你們要尋找『自由』麼？請隨我來。」

國王與軍官與農夫與孩子全都隨着死之神飛起來，他們飛了許久，到了死之宮，在那裏誰也是大而深陷的眼窩，細而白長的骨格，在那裏「尊嚴」與「責任」與「飢饉」與一切束縛人類的身與心的惡魔都徘徊門外而不能進去，在那裏一切都是寂靜而平安，超脫了所有束縛。在死之宮裏，他們最後找到了「自由」了。

機器促進大同說

吳敬恆

仗着先代的遺產，或倚靠壟斷的資本，號稱富人，犧牲了無量數的同胞，使他們少衣缺食，暴露奔走，方供給得幾個人能夠衣是必需溫厚，食是必需鮮潔，居是必需軒敞，乘是必需飛速，惟其這樣，所以凡是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都被有道的朋友看做可以傷氣，看做可以痛心，而對於製造溫厚鮮潔軒敞飛速各樣東西的機器工具尤其好像多餘，不該有在世上。

古代若周朝的老聃，近世若俄國的陶斯道一班主持消極道德的賢哲，他們論調偏激起來，似乎必要刮了斗，折了衡，毀壞了機器，世界才會正當。

我亦以爲耕着田而食，鑿着井而飲，天地可算廬舍，鹿豕可算朋友，羲皇以前的人世，未嘗沒有至樂。但是人類的祖先，僅僅塊然的一條小獸，演成了猴子，尙不知道耕，亦不知道鑿，廬舍的思想也沒有，朋友的往來也極少。自從變了野人，慢慢的將演成羲皇，食就忽然要耕了，飲就忽然要鑿了，廬舍沒有，廬舍的思想有了，朋友不多，朋友的往來多了。這也算得會多事了。爲什麼要這樣忙法，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然而若照在下信口開河，鹵莽滅裂的回答起來，如果我們單從人類抽象的着想，把他要耕，要鑿，要廬舍，要朋友的慾望，擴充着講解，他實在是一

種不怕煩惱的動物，定要仗着勞動，而且定要仗着工具，替代他的勞動。不耕做到耕，不鑿做到鑿，沒有廬舍做成廬舍，沒有朋友結起朋友，而且衣是必定要做到最溫厚，食是必定要做到最鮮潔，居處是必定做到最軒敞，往來是必定要做到最飛速，而且希望製造那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種種東西的工具，必定要做到最精良，愈可以替代他的勞動。由替代一分，至於替代得十分，替代到人不類要勞動，止讓工具勞動，乃爲愈滿足。列位如不相信，試就他的耕看着，最初是用一枝樹幹，叫做「耒耜」，後來他用鐵犁了。又就他的鑿看着，最初是用一片火石，冒稱「斧頭」，後來他用鉄鍬了。這就是教老聃與陶斯道兩位先生去耕鑿，雖決不願上美國去購辦耕田機器，也必定採用鐵犁鐵鍬，決不再用木耒石斧的。由此看來，仗着最精良的機器替代勞動，叫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的東西製造得完備，叫人類統統享受，

是人類所希望。有道的朋友忿激了，要人人返到耕田鑿井的地位，不替窮人去爭富人的享用，却拉富人去嘗窮人的滋味。這未免是癩河下水，拉鑿貓也下水，變成吃砒礪藥老虎的局面了。若問享用是什麼東西，難道桮桮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東西裏的人物，必定是快活過耕田鑿井的麼？這我可回答的，一定未必。然我又疑問，難道耕田鑿井的一定快活過於蠕動喙息的麼？不才區區，是答不上來。恐怕就是一等有道的朋友，也統是答不上來。

所以世間夢想大同世界的，就有兩種。一種是愛好天然，讓他一團茅草亂蓬蓬，使山川草木疎落有致，在清風明月之下，結起茅屋，耕田鑿井，做着羲皇之夢。這種空氣自然清高的境界，在下也十分贊成。然而到了狂風苦雨，連絲旬月，我廬，我田，我井，漂蕩無存，否則蓬蓬亂草之中，蚊蟲跳蚤，叫苦

連天，毒蛇猛獸，驚心動魄，就不免有些躊躇了。所以在周朝井田闡闡已經修治的世界，在俄國城郭宮室，尤較美備的人境，偶然有我們幾位別致朋友，快活着村莊生活，自然好像羲皇已經接近，浮生大是可樂。若真正是羲皇以前，那耕田鑿井的大同世界，恐怕止是片面的。

又有一種是重視物質文明，以為到了大同世界，凡是勞動，都歸機器，要求人工的部分極少，每人止要作工兩小時，便可各盡所能，於是在每天餘下的二十二小時內，睡覺八小時，快樂六小時，用心思去讀書發明八小時。在這二十二小時睡覺快樂使用心思之中，凡有對於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條件的享用東西，應有盡有，任人各取所需。到那時候，人人高尚純潔優美，屋舍皆精緻幽雅，道路盡是寬廣九出，繁植花木，珍禽奇獸，豢養相當之地，合全世界無一荒穢頹敗之區，幾如一大園林，彼時人類的形體，頭大如

五石瓠，因用腦極多之故，支體皆纖細柔妙，因行遠升高入地，皆有現成機器，遍設於道路，所需手足勞動甚少之故。這並不是「烏託邦」的理想，凡有今時機器較精良之國，差不多有幾分已經實現，這明明白白是機器的效力。

可惜機器的力量，畢竟單薄。那單薄機器的力量，又被所謂富人占了，仍役許多人工勞動，幫助那單薄機器，專門爲少數人覓得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的享用，於是一若機器無與於人類全體幸福。但是這少數人占據機器，又是別一大問題。多數對於少數，爲正當之革命，推翻其占據之組織，凡我們有道朋友的書報中，已此處彼處講個不盡，在下現在也無須屢雜別講。我現在所要說的，是那占據機器的富人，固是我勞動人的魔鬼。若機器自身，畢竟是我們人類減少勞動的天使。我們人類有發明機器的能力，自

然有那一日，我們不用勞動，但請機器勞動。故我勞動家一方面對於占據機器的富人爲繼續正當之反抗，一方面又須幫助機器改良。機器改良發達，至於不需人工之時，即使彼時對於富人占據之革命，未能完全奏功，而工人既無工可食，切膚之災愁甚，其革命必非常劇烈。所謂「置之死地而生」，機器公有之日子，即在最後一天。否則有如今日機器力量單薄，需我們勞動之處還多，則雖反抗時起，止要加幾個工錢，便安然無事。甚而至於仇視機器，一若我們一種人類，應該勞動如牛馬，止需多給草料，便已滿足也者，這種直覺的狀態，未免太可憐了。況且惟其止有勞動的精力，沒有機器的知識，一到抵抗之時，但能毀器加值，便結不起勞動組合，也仗機器爲吾工人作勞動替代，得公平的衣食了。

故總括一句，便是說，機器是替代人類勞動。機器到力量充分可代人工

之時，乃爲全般人類製造溫厚鮮潔軒敞飛速等享用的東西，綽綽有餘。斷沒有人類尙需用着手足勞動，博些草具苟延性命也。（選勞動）

快樂（神話）

俄國 Ефимин 著
沈澤民 譯

一個大皇帝召他國中的許多詩人和哲人到他的面前，他把這個難題目問他們。

「怎樣纔是快樂了？」

第一個人慌忙答道：「是這樣，要常常能看見上帝般的臉上的光輝，還要永遠感覺……」

大皇帝冷冷的說道：「挖去他的眼睛，換一個上來。」

第二個上前高聲奏道：「有權力纔是快樂，您大皇帝陛下，是快樂的。」但是皇帝答了他一個苦笑，說：「不相干，我身子害病，可沒有權力去醫

他拔去他的鼻子，這個光棍換一個。」

接着上來的害怕地說道：「快樂就是財產。」

但是皇帝答他說：我很富，却偏是我問這句話，給你一塊黃金和你的頭一樣重，好不好？」

「啊呀，陛下！」

「你應該得的，替他在頸上縛一塊黃金和他的頭一樣重，把這叫化子拋在海裏。」

皇帝焦燥着喊道：「第四個。」

於是有一個人穿着檻樓的衣服，火紅着眼睛，匍匐上前，吃吃的說道：「唉！至聰明的陛下！我盼望的很少，我很餓，給我了滿足，我就可以快樂了，要遍天下去傳揚陛下的仁德。」

皇帝很嫌惡的說：「餵他。他若飽死了的時候，報給我^{知道}。」

又另外上來了兩個：一個是壯健的運動家，玫瑰紅的肌膚，低平的額角，他嘆息一聲說道：「快樂是在詩才中間哩！」

還有一個是枯瘦憔悴的詩人，兩頰正在發燒，他說：「快樂是在健康中間。」

但是皇帝慘然微笑告訴他們說：「我若有本領交換了你們兩個人的命運，那麼，詩人啊，你不到一個月就會哀求要才思，而你，海格爾士「古勇士」的化身，就要到醫生那邊去討丸藥，請他減輕你的體重了。都安穩穩的去罷！還有什麼人？」

第七個身上佩着水仙花傲然的喊道：「還有一個浮生在此，快樂是在木屐聲中的。」

皇帝懶懶的傳諭道：「割去他的頭。」

那蒙罪的人立刻變得比他的水仙花更灰白了，他抖抖的說道：「皇帝，皇帝陛下，饒恕我罷！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啊。」

但是皇帝很厭倦的搖他的手，呵欠着柔聲說道：「帶他下去，割去他的頭，皇帝的話是和瑪瑙一般硬的。」

又來了許多旁的人，有一個人只說了兩個字：「女人的戀愛。」

皇帝准了他，說道：「很好。把我國境內最美麗的婦人和女郎挑一百個給他，但是再給他一杯毒藥酒。等那時候到了來報給我知道，我要看看他的屍體。」

另一個說：「我所有的慾望若都能立刻辦到，那就快樂了。」
皇帝就很狡猾的問他：「那麼你現在有什麼慾望呢？」

「我麼？」

「是啊，你。」

「陛下……這問題太出我意料之外了。」

「活埋了他，唉，還有聰明的人麼？好，好，走近些，你恐怕知道快樂在那裏罷？」

這聰明的人——因為他實在是一個聰明的人——答道：「快樂是人在類思想的可愛。」

皇帝的眉毛繃鎖了，他怒聲喊道：「喝！人類思想！什麼是人類思想？」

但是這聰明的人——因為他真是一個聰明的人——只溫然的微笑，並不回答。於是皇帝命令他到地下的監獄裏，那邊只有永遠的黑暗，並且沒有。一些外邊的聲音可以給他聽見。一年之後，他變了聾盲的人，並且不能站。

立了，他們帶他去見皇帝，他回答皇帝「哦，你現在還快樂麼？」那個問題，用下面這幾句話：

「是的，我快樂，在牢獄的時候，我是一個皇帝，是一個富人，是在戀愛之中，我飽食，我飢餓——凡這些都是我的思想給我的。」

皇帝很不耐煩的喊道：「那麼，思想到底是什麼東西呢？你好生記着，再延長五分鐘，我就要絞死你，把唾沫睡在你這張狗臉上，到那時你的思想還能穀安慰你麼？到那時你在地面上浪費的思想還能穀存在麼？」

這聰明的人坦然回答——因為他是一個真聰明的人——說：「蠢才，思想是不朽的。」（選新青年）

吳虞文錄序

胡適

凡是到過北京的人，總忘不了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那望不盡頭的大

街上，漫漫撲人的塵土裏，他們抬着一桶水，慢慢的歇下來，一勺一勺的洒到地上去，洒的又遠又均勻。水洒着的地方，塵土果然不起了。但那酷烈可怕的太陽光，偏偏不肯幫忙，他只管火也似的晒在那望不盡頭的大街上。那水洒過的地方，一會兒便晒乾了，一會兒風吹過來或汽車走過去，那漫漫撲人的塵土又飛揚起來了！洒的儘管洒，晒的儘管晒。但那些藍襖藍袴露着胸脯的清道夫，並不因為太陽和他們作對就不洒水了。他們依舊一勺一勺的洒將去，洒的又遠又均勻，直到日落了，天黑了，他們才抬着空桶，慢慢的走回去，心裏都想道，「今天的事做完了！」

吳又陵先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盡頭的長路上，眼睛裏，嘴裏，鼻子裏，頭頸裏，都是那漫漫撲人的孔渣孔滓的塵土。他自己受不住了，又不忍見那無數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塵霧裏撞來撞去，撞

的破頭折脚。因此，他發憤做一個清道夫，常常挑着一擔辛辛苦苦挑來的水，一勺一勺的灑向那孔塵迷漫的大街上。他灑他的水，不但拿不着工錢，還時時被那無數吃慣孔塵的老頭子們跳着脚痛罵，怪他不識貨，怪他不認得這種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着水拿着勺子在大路上妨礙行人！他們常常用石頭擲他，他們哭求那些吃孔塵羹飯的大人老爺們，禁止他挑水，禁止他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舊做他清道的事。有時候，他灑的疲乏了，失望了，忽然遠遠的覷見那望不盡頭的大路的那一頭好像也有幾個人在那裏灑水清道，他的心裏又高興起來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來了，於是他仍舊挑了水來，一勺一勺的洒向那旋灑旋乾的長街上去。

這是吳先生的精神。吳先生和我的朋友陳獨秀是近年來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他們兩人，一個在上海，一個在成都，相隔那麼遠，但精神

上很有相同之點。獨秀攻擊孔丘的許多文章（多載在新青年第二卷）專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主要觀念。當那個時候，吳先生在四川也做了許多非孔的文章，他的主要觀念也只是「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觀念。吳先生是學過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與獨秀稍不同。吳先生自己說他的方法道：

不佞丙午游東京，曾有數詩，注中多非儒之說。歸蜀後，常以六經，五禮通攷，唐律疏義，滿清律例，及諸史中議禮議獄之文，與老莊，孟德斯鳩，甄克思，穆勒約翰，斯賓塞爾，遠藤隆吉，久保天隨諸家之著作，及歐美各國憲法，民法，刑法，比較對勘。十年以來，粗有所見。

吳先生用這個方法的結果，他的非孔文章大體都注重那些根據孔道的種種禮教，法律，制度，風俗。他先證明這些禮法制度都是根據於儒家的

基本教條的，然後證明這種種禮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禮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他又從思想史的方面，指出自老子以來，也有許多古人不滿意於這些欺人吃人的禮制，使我們知道儒教所極力擁護的禮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思想家的批評與攻擊了，何況在現今這種大變而特變的社會生活之中呢？

吳先生的方法，我覺得是很不錯的。我們對於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應該研究他在實際上發生了什麼影響？「他產生了什麼樣子的禮法制度？他所產生的體法制度發生了什麼效果？增長了或是損害了人生多少幸福？造成了什麼樣子的國民性？助長了進步嗎？阻礙了進步嗎？」這些問題都是批評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的標準。用這種實際的效果去批評學說與宗教，是最嚴厲又最平允的方法。

吳先生雖不曾明說他用的是這種實際主義的標準，但我想他一定很贊成我這個解釋。

那些「衛道」的老先生們，也知道這種實際標準的厲害，所以他們想出一個躲避的法子來，他們說：「這種種實際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等人誤解孔道的結果。你們罵來罵去，只罵着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一班人，却罵不着孔老先生。」於是有人說禮運大同說是真孔教（康有為先生），又有人說四教，四絕，三愼，是真孔教（顧實先生）。關於這種遁辭，獨秀說的最痛快：

足下分漢宋儒者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諸會之孔教，與真正孔子之教爲二，且謂孔教爲後人所壞。愚今所欲問者，漢唐以來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楊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楊墨稱之？何以獨與孔子爲緣，而復敗壞之？

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新青年二卷四號）

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着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搥碎，燒去！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選吳虞文錄）

由縱的組織向橫的組織

李常守

從前的社會組織是縱的組織，現在所要求的社會組織是橫的組織，從前的社會組織是分上下階級豎立系統的組織，現在所要求的社會組織是打破上下階級爲平等聯合的組織，從前的社會組織是以力統屬的組織，現在所要求的社會組織是以愛結合的組織。

例如政治：從前是以君綱臣，以官治民，以中央統馭地方，是縱的組織。現在民衆聯合起來，爲橫的組織，以推翻君主，官吏的勢力，各地方聯合起來，抵制中央集權。

次如經濟：從前是以富傭貧，以資主掠奪勞工，以地主奴役佃戶，是縱的組織。現在勞工階級，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爲橫的組織，以反抗富權階級，資本階級。

次如社會：從前是貴勞心者，賤勞力者，貴君子，賤野人，貴閥閱，賤平民，貴男性，賤女性，是縱的組織。現在勞力者階級聯合起來，爲橫的組織，以反抗勞心者階級，野人階級，反抗君子階級，女性階級，反抗男性階級。

次如家族：從前是以家長統治家屬，以父兄統治子弟，以夫綱妻，是縱的組織。現在子弟要脫離家長的勢力，妻要脫離夫的勢力，離開家庭，加入青

年團體，婦女團體，就變爲橫的組織了。

這個變動的主因，就在經濟上有了變動。從前的經濟組織是縱的組織，所以其他一切社會組織也都隨着他是縱的組織，現在的經濟組織正在向變爲橫的組織方向進行，所以其他一切社會組織也都隨着他向橫的組織方面進行。看現今世界的趨勢，縱的組織日見崩壞，橫的組織日見增多擴大。就是中土各種民衆的自治聯合，也從此發軔了。將來學生有學生的聯合，教職員有教職員的聯合，商界有商界的聯合，工人有工人的聯合，農民有農民的聯合，婦女有婦女的聯合，乃至各行各業都有聯合，乃至超越國界種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聯合，合全世界而爲一大橫的聯合。在此一大橫的聯合中，各個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愛助，就是大同的景運。

在縱的組織中，被壓服在下級地位的個性，都爲自居於上級地位者所

束縛踐踏屈抑凌虐，下級的個性完全供上級的犧牲。有了橫的組織以後，下級的個性纔得依互助的精神，團成一大勢力，以反抗縱的組織中的有力階級，回復他們個性的權威。由此看來，我們的解放運動，就是打破縱的組織的運動，我們的改造運動，就是建立橫的組織的運動。縱的組織的基礎在力，橫的組織的基礎在愛。我們的至高理想在使人間一切關係都脫去力的關係，而純爲愛的關係，使人間一切生活全不是爭的生活，而純是愛的生活。（選時事新報）

十年前的今日

大白

在延續幾千年的專制政體之下，怎地會有十年前的今日這一呢？不消說，這是許多革命先烈的前輩，同志底努力。

革命，是要有天才的，是富有愛苟安，怕冒險的惰性的羣衆裏面所不可

多得的，所以在處常的社會，除極端保守者外，總是主張改良的多，主張革命的少。這些主張改良的常常說：「革命，危險，損失很大，不如改良。」呵！損失很大嗎？那麼，就把革命和改良底損失，比較一下看。譬如一所破爛的房子，改良的主張修理，革命的主張拆造。拆造房子，拆的時候，固然難免危險，而且犧牲很多。新房子還沒造好，更保不住要受露宿的恐慌和苦痛。但是空間上的損失，不過一次，時間上的損失，更不過短期。至於修理房子，把時間截斷，空間隔開了看，好像損失很小似的。可是通盤計算起來，儘管拖延下去，房子畢竟要倒，倒了還是免不了一箇拆造。那麼，在空間上要受零碎破壞和總破壞的兩重損失，在時間上要多住若干日子的破爛房子，試問這是多麼不經濟，還可以說是損失很小嗎？所以一般人的主張或贊成改良論，都是但顧目前，不曾通盤打算的緣故。可是革命畢竟是要有天才的，

所以主張或贊成改良論者底常居多數，實在是必然的。這樣說來，不是革命永不會實現，永不會成功了嗎？——不然。

最初的革命的喊聲，一定要先從少數有革命天才者底口裏發出。這種喊聲發出之後，一定爲愛苟安，怕冒險的羣衆所不喜，——不但不喜，而且恐慌。所以一時決不能得到比較多數的共鳴，保不定還要遭很大的危險，做前驅的犧牲。可是只要前仆後繼，鏖而不舍，儘管繼續着努力下去，這最初微弱的喊聲，自然會漸漸地擴大起來，得到多數的響應。到了革命的空氣布滿全社會，時機一到，只要一夫高呼，自然萬衆齊和了。這時候，不但改良論者，受了感染，一定投向革命者底旗下，就是保守論者，也許幡然變計，高談革命起來。所以革命底初步，就在乎造成革命的輿論和時勢。試看十年前的今日這一日，不是許多革命先烈，前輩，同志，在二——三十年中，前

仆後繼，鏗而不舍地繼續着努力造成革命的輿論和時勢的結果嗎？所以我們今日，紀念十年前的今日，先要認識這一日是許多革命先烈底頭顱血肉，和許多革命前輩，同志底精神體力底結晶！

然而進化是不息的，革命是不斷的，這個意義，是現在存在的前輩，同志們所必須認識的。十年前的今日發創的事業，因為貪用舊料的緣故，固然是一向不會完工，世界革命的潮流，已經從政治的進到經濟的，又決不至於像一班冥頑不靈的軍閥，官僚們底塞聰蔽明，毫無聞見。那麼，我們不應該從紀念十年前的今日的意義上，再決心繼續着努力造成革命的輿論和時勢嗎？

看啊！十年前的今日以前，被一般富有愛苟安，怕冒險的惰性的羣衆們唾罵爲叛賊，亂黨，暴徒，即不然，也指爲太新，過激的前輩，同志們，到如今不

過十年，卻是我們眼看着他們一個個跑到舊貨攤，垃圾桶裏去坐着，罵人家太新，過激的，不知多少了。險啊！進化是不息的，革命是不斷的，一不努力，就立刻會成革命的落伍者的啊！我們今日紀念這十年前的今日，別把自已拘留在十年前的時間的監獄裏呀！（選覺悟）

隔膜

葉紹鈞

我的耳際只有風聲，水聲，僅僅張得幾頁帆呢。從艙側玻璃窗中外望，只見枯黃而將有綠意的岸灘，灘上種着豆和麥的田畦，遠處的村屋，竹園，叢林，一棵兩棵枯死的樹幹，更遠處刻刻變幻的白雲，和深藍的天，都相隨着向我的後面奔去。好順風呀！使我感一種很強烈的快慰。但是爲了什麼呢？我自己也不能述說，我將要到的地方是我所切盼的麼？不是。那裏有什麼事情將要做麼？有什麼人必欲會見麼？沒有，然而爲什麼快慰呢？我那裏能

夠解答！雖然，這很大的順風總該受領我的感謝。

照這樣大的風，一點鐘時候我的船可以進城了。我一登岸，就將遇見許多親戚朋友，我的腦子將想出不同的許多意思，預備應對，我的口將開始工作，盡他傳達意思的職務。現在耳目所接觸——風聲，水聲，和兩岸景物——何等地寂靜，閒適。但這個不過是給我一個休息罷了，繁擾紛紜就跟着在背後，正像看影戲的時候，忽然放出幾個大字，「休息十分鐘，」於是看客或閉目養神，或吸煙默想，略舒那注意於幻景的勞倦，然而一霎時燈光齊滅，白布上人物重又出現，你就不得不用你的心思目力去應付他了。

我想我遇見了許多親戚朋友將聽見些什麼話？我因為有以往的經驗，就可以推測將來的遭逢，而為預言。以下的話一定有得聽見，重複地聽見：「今天來順風麼？你那條路程遇順風也還便利，逆風可就累事了，六點鐘

還不夠吧？……有幾天耽擱？想來這時候沒事，可以多盤桓幾天。我們難得敘首呢？……府上都安好？令郎會走了？話都會說了一定聰慧可喜呢！……這等話我懶得再想下去，便是想到登岸的時候也不會完。我一登岸，唯一的事務就是答復這等問題。我便要說以下的話：「今天剛遇順風，我那條路程最怕是遇着逆風，六點鐘還不夠呢？……我大約有一星期耽擱，我們可以暢敘呢？……舍下都安好，小兒會走了，話說得很完全，總算是個聰慧的孩子。」

我忽然起一個奇異的思想：他們的問題既是差不多的，我對於他們的答語也幾乎是同一的，何不彼此將要說的話收在蓄音器裏，彼此遞寄，省得屢次複述呢？這個固然是一勞永逸的辦法，但是問題的次序若有顛倒，答語的片子就不容易製了。其實印好許多同樣的書信，也就有蓄音器的

功用——所欠缺的也只在不能豫決問話的次序，然則彼此會面真有意義，大家運用着腦子，按照着次序一問一答，沒有答非所問的弊病，就算情意格外濃厚，但是腦子太省力了。我剛才說他「將要想出不同的許多意思」，其實那些意思以前就想好，不用再想了。而且一輩子可以應用，他的任務，只在待他人問我某話時，命令我的口傳達某一個現成的意思出去就是了。我若取笑自己，我就是較進步的一架蓄音器或是一封印版的書信，我做這等器物已是屢次不一次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登岸不滿五點鐘，已聽了五回蓄音器，我的答片也開了五回。

現在我坐在一家親戚的書齋裏，懸空的煤油燈照得全室雪亮，連牆角挂着的那幅山水上的密行題識都看得清楚，那位主人和我對面坐着，我

却不敢正視他，——恐怕他也是這樣——只是相着那副小篆的對聯作無意識的賞鑒，因為彼此的片子都開完了，沒有了，倘若目光互對而沒有話講，就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好意思，很是難受，不相正視，是希望躲避幸免的意思。然而眼珠真不容易駕馭，偶不留意就射到他的臉上，窺見烏黑的鬚鬚，高起的顴頰，和很大的眼珠，不好了，趕緊回到對聯上，無聊地想那一兩漢「兩字篆得最有結構，作者的印泥鮮明淨細，倒是上品呢。」

我如漂流在無人的孤島，我如墜入於寂寞的永劫，那種孤懷徬徨的感覺，超於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個細胞，使我神思昏亂，對於一切都疎遠，淡漠。我的軀體漸漸地拘攣起來，似乎受了束縛，然而燈光是雪亮，果盤裏梨和橘子放出引人食慾的香氣，茶盃裏有上升的水汽，我和他對面坐着，在一個漂亮極的書齋裏，這分明是很尊敬的款待呀！

他靈機忽動，想起了談資了，他右手的大指和食指撚着鬚鬚說道，「你們學校裏的畢業生有幾成是升學的？」他發這個端使我安慰和感激，不至再默默地相對了，而且這是個新鮮而有發揮的問題。我便策勵自己，若能努力地和他酬對，未始不可得些趣味，於是答道，「我那地方究竟是個鄉村，小學畢了業的就要揀個職業做終身的依託，升入中學的不到十分之二呢！」完了，應答的話盡於此了。我使大失所望，當初不料這個問題僅有一問一答。

他似乎凝想的樣子，但從他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個「是」字上以爲推測，知他的神思並不屬於所發的問題，「是」字的音波擴散而後，室內依然是寂寞，那種超於痛苦的感覺又向我壓迫，儘管緊密擁來。我竭力想和他抵抗，最好靈機一動，也找出些談資來，然而我和醉人一般，散亂而麻木的

腦子裏那裏能夠想出一句話呢？那一句話我雖然還沒想出，但必是字典所有的幾個字，喉嚨裏能發的幾個聲音拚綴而成的，這是可以預言的。這原屬很平常，很習慣，算不得什麼的事，每一小時裏不知要拚綴幾千百回，然而在此地此時，竟艱難到極點，好奇怪呀！

我還得獎讚自己，那艱難到極點的被我做成功了，我從這空的波浪似的腦海裏竟把捉住一句具體的話。我的兩眼正對着他的面龐，表示我的誠意，問道，「兩位令郎都進了工業學校那裏的功課還不差麼？」這句話其實從剛才的一問一答上聯想起來的，但平時的聯想思此便及彼，現在却是既斷而復續的了。

「那裏的功課大概還不差，我所以送兒子們進那裏去，因為畢了業一定有事務派任，覺得比別處穩妥些，但是我現在擔任他們的費用是萬分

竭力的了！買西文書籍一年要化六七十元，應用的儀器不可不買，一枝什麼尺便需二十元，放假時來回的川資又需百元，……需……元，……需……元，……」我的注意力終於荒散，所以對於他的報銷賬漸漸地模糊了。這是我問他的，很誠意地問他的，然而聽他的答語時，便覺得淡漠無味，終至於充耳不聞。莫怪我剛才答他時，他表現出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一個「是」字。

我現在又在一位朋友家裏的餐室裏了，連我一共是七個客，都在那裏無意識地亂轉。圓桌子上鋪着白布，深藍色邊的盆子裏盛著色澤不同的各種食品，銀的酒杯和碟子在燈光底下發出僵冷的明亮。僕人執着酒壺，跟在主人背後，主人走到一個位子前，取起酒杯，待僕人斟滿了酒，很恭敬的樣子，雙手舉杯過額，向一客道，「某某兄，」就將杯子放在桌上，那位「

某某兄」遙對着主人一揖，主人取起桌上擺着的箸，雙手舉過了額，重又放在原處。「某某兄」又是一揖，末了主人將椅子略動一動，便和「某某兄」深深地對揖，這才算完了一幕。

輪到第七幕，我登場了。我曾看過傀儡戲，一個活人扯動傀儡身上的線，那傀儡就會做拂袖，捋鬚，抬頭，頓足，種種動作。現在我化爲傀儡了，無形的線牽着我，不由我不俯首，作揖，再作揖，三作揖。主人說：「你我至熟，不客氣，請坐於此。」然則第一幕登場的那位「某某兄」是他最不相熟的朋友了。

衆人齊入了座，主人舉起酒杯，表現出無限地恭敬和歡迎的笑容向客人道：「春夜大家沒事，喝杯酒敘敘，那是很有趣的。」客人都擎起酒杯，先道了感謝，然後對於主人的話一致表示同情。我自然不能獨居例外。

才開始喝第一口酒，大家的嘴唇都作收斂的樣子，且發出啞啞的聲音，可以知喝去的量不多。舉箸取食物也有一定的步驟，送到嘴裏咀嚼時異常輕緩。這是上流人文雅安閒的態度呀。

談話開端了，枝枝節節蔓延開來，我在旁邊靜聽，只不開口，竟不能回溯怎樣地推演出那些話來，越聽下去，越使我模糊，幾乎不辨他們所談的話含的什麼意思，只能辨高低宏細的種種聲浪裏，充滿着頌揚，謙抑，羨慕，鄙夷……總之，一切和我生疎。我真佩服他們，他們不盡是素稔的——從彼此互問姓字可以知道——偶然會合在一起，就有這許多話講。教我那裏能夠？但我得一種幽默的啓示，覺察他們都是豫先製好的蓄音片，所以到處可開，沒有阻滯。倘若我也豫製些片子，此刻一樣可以應用得當行出色，我就要佩服自己了。

我想他們各有各的心，爲什麼深深地掩埋着，專用蓄音片說話？這個不可解。

他們的話只是不斷，那些高低宏細的聲浪又不是樂音，那裏能耐久聽！我覺得無聊了，我雖然在衆人聚居的餐室裏，我只是孤獨。我就想起日間在江中的風聲，水聲，多麼爽快。倘若此刻逃出這餐室，回到我的舟中，再聽那爽快的音調，這個孤獨我却很願意。但是怎麼能得逃，豈不要辜負了主人的情意？而且入席不到一刻鐘呢！計算起來，再隔兩點鐘或者有散席的希望。照他們這樣遲遲地舉杯舉箸，只顧開他們的蓄音片，怕還要延長哩！我沒有別的盼望，只盼時間開快步，趕過了這兩點鐘。

那主人最是煩勞了。他要輪流和客人談話，不欲冷落了一個人，臉兒笑着向這個，口裏發沈着恭敬的語音問那個，接着又表示深至的同情於第

三個的話——「是一字的聲音差不多每秒內可以聽見，似乎一室的人互相了解，融爲一體了。」——他又要指揮僕人同客人斟酒，又要監視上菜的僕人，使他當心，不要沾污了客人的衣服，又要稱述某菜滋味還不惡，引起客人的食慾。我覺察他在這八面兼顧的忙迫中，微微地露出一種恍惚不安的神情。更看別人，奇怪！和主人一樣，他們滿臉的笑容裏都隱藏着恍惚不安的分子。他們爲了什麼呢？難道我合了「帶藍眼鏡的看出來一切都作藍色」這句話麼？

席間惟我不開口，主人也遺忘了我了。一會兒他忽然憶起，很抱歉地向我道，「兄是能飲的，何不多乾幾杯？」我也將酒食之事遺忘了，承他提醒，便乾了一杯。

明天早上，我坐在一家茶館裏，這裏頭的茶客，我大都認識的，我和他們

招呼，他們也若有意若無意地同我招呼。人吐出的氣和煙袋裏人口裏散出的煙彌滿一室，望去一切模糊，彷彿是個濃霧的海面。多我一個人投入這個海裏，本來是極微細的事，什麼都不會變更。

那些茶客的狀態動作各各不同：有幾個執着煙袋，只顧吸煙，每一管總要深深地咽入胃底。有幾個手支着頭，只是凝想。有一個人，尖瘦的顴頰，狡猾的眼睛，蹣來蹣去尋人講他昨夜的賭博。他走到一桌旁邊，那桌的人就現出似乎諦聽的樣子，間或插一兩句話。待他轉臉向別桌時，那人就回復他先前的模樣。別桌的人代替着他現出似乎諦聽的樣子，間或插一兩句話了。

一種宏大而粗俗的話聲起在室的那一角，「他現在卸了公務，逍遙自在，要玩耍幾時才回鄉呢？」坐在那一角的許多人鬨然大笑，說的人更爲

得意，續說道，「他的公館在仁濟丙舍，前天許多人乘了車馬去拜會他呢！混雜的笑聲更大了，玻璃窗都受震動。我才知那人說的是剛死的警察廳長。」

我欲探求他們每天聚集在這裏的緣故，竟不可得。他們欲會見某某麼？不是，因為我沒見兩個人在那裏傾心地談話。他們欲討論某問題麼？不是，因為我聽他們的談話，不必辨個是非，不必要什麼解答，無結果就是他們的結果了。訕笑，誹謗，滑稽，疏遠，是這裏的空氣的性質。

這裏也有的熱情的希望的笑容，在一個人臉上。當他問又一個人道：「你成了局麼？」

「成了！」這是個隨意的很不關心的答復。問的人頓時斂了笑容，四周環顧，現出和那人似乎不相識的樣子。

有幾個人吐暢了痰，吸足了煙，喝飽了茶，坐得癩了，便站起來拂去袖子上的煙灰，悄悄地自去了，也沒什麼留戀的意思。

我只是不明白……（選隔膜）

世界上所以有災票的印因

託爾斯泰著
余愉譯

森林中住着一個隱士，那些飛禽走獸都不怕他，還常常與他接談，所談的話彼此都能領會。

有一次，隱士躺在樹下，來了一隻老鴉，一隻鴿子，一隻鹿和一條蛇，也就他底身邊躺着。

這些動物大家都推想災禍所以生存在世界上的原因。

老鴉開口道：

「世界上的災禍都是「飢荒」造出來的。我們想什麼吃，有什麼吃的

時候，樹枝上坐着，啞啞叫着，件件事都是順手的適意的，真是「不知人間有災禍事」呀！但是一天「飢荒」來了，萬事都反了，在上帝的世界裏面，我們看不見光明了，我們所感覺的只有無限「不安」罷了！飛來飛去找不着一個「安身之所」，縱然我們明明看見一些食物放在遠處，結果我們還是倒霉，因為飛下去取的時候，不是棒竿石子來擲，就是狼狗來捕，終歸置我們於死地罷了。唉！飢荒害得我們好苦呀！所有的災禍都是他造出來的。」

鴿子開口道：

「照我底意見，災禍不是從飢荒來的，是從愛情來的。倘是我們隻身獨處，當然沒有什麼憂慮，可是共享的愁苦却能使人加倍的愁苦呢！我們都是時時刻刻起居成偶的，果真我們對於伊們生了愛情，從此我們——就

永無寧日了。我們時時刻刻想着，「伊底食物充足麼？身上暖麼？」伊離開了我們——無論到何處去——的時候，我們立時就若有所失，果真爲鷹挾了去，或爲人攜了去，這我們就禁不了煩悶終日。我們四處飛着尋伊，有時竟碰着這個「可憐蟲」不是在鷹的爪下，就是在人的羅網裏面。如果我們底夥伴真沒了，那我們慰藉物再也不能有了，我們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下，只有四方亂飛與悲啼罷了。唉！死在這種狀況下的也不知有多少！災禍決不是從飢荒來的，是從愛情來的。」

蛇開口道：

「災禍不是從饑荒來的，也不是從愛情來的，實在是從「壞脾氣」來的。果真我們「心氣和平」的「待人接物」，自然碰不着什麼「損害」，並且事事還要「勝任愉快」呢！倘使我們遇事就發脾氣那就不同了。我們全沒

有溫雅的態度，所想的無非怎樣「尋仇啓釁」，沒有一點自治的能力，還常作嘶聲 *his* 「蛇鳴聲」咬噬別人。我們對於別人實在一點憐意都沒有，我們底父母還要咬噬呢！這種行爲實與自食無異。我們能把這種脾氣丟去，我們也就能免於禍。種種災禍是從壞脾氣來的。

鹿開口道：

「不對！不對！世界上的災禍，不是從壞脾氣來的，也不是從愛情來的，也不是從饑荒來的，是從「膽小」來的。倘使我們無恐無懼地生活，我們真是「無往不利」呀。我們底兩腿是很敏捷的，我們底膂力是很大的，小獸來攻的時候，我們有兩角可以做保護，碰着大獸，我們也可以提起兩腿飛逃。但我們總是免不了膽小，不過是樹林裏小枝搖動的聲，樹葉的綽縹聲，我們聽了就怕得發抖，心也跳起來了，立刻就逃了——用盡全力的飛逃。有

時，不過是一只草兔溜着，一只鳥鼓着翅，我們疑是野獸來侵，就立刻「大逃特逃」，那知反真逃到危險裏去了？爲着一只狗飛逃，反碰着一個人，這是曾經見過的事。我們常常受到驚嚇就逃，逃時並不知何處是條生路，竟在懸崖絕壁裏面奔竄，以致丟了生命。我們睡覺都是睜着一只眼睛，豎着一只耳朵，無刻不在恐怖驚駭裏面生活，唉！簡直毫無安寧！災禍總是從恐懼裏面生出的。」

於是隱士開口道：

「我們種種的煩悶，不是從饑荒，愛情，壞脾氣，與恐懼裏面生出來的，世界上種種的災禍，都是由於我們不同的性情而來的，因此有了災禍，愛情，壞脾氣和恐懼。」（選平民）

新思潮的意義

胡適

(一)

近來報紙上發表過幾篇解釋「新思潮」的文章。我讀了這幾篇文章，覺得他們所舉出的新思潮的性質，或太瑣碎，或太籠統，不能算作新思潮運動的真確解釋，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即如包世傑先生的「新思潮是什麼」一篇長文，列舉新思潮的內容，何嘗不詳細？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們明白那種種新思潮的同意義是什麼。比較最簡單的解釋要算我的朋友陳獨秀先生所舉出的新青年兩大罪案——其實就是新思潮的兩大罪案——一是擁護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義」，一是擁護賽因斯先生「科學」。陳先生說：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

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新青年六卷一號（一〇頁））

這話雖然很簡明，但是還嫌太籠統了一點。假使有人問：「何以要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便不能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呢？」答案自然是：「因為國粹和舊文學是同德賽兩位先生反對的。」又問：「何以凡同德賽兩位先生反對的東西都該反對呢？」這個問題可就不是幾句籠統簡單的話所能回答的了。

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

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仔細說來，評判的態度含有幾種特別的要求：

「一」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

的價值嗎？」

「二」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嗎？」

「三」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爲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個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嗎？」

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從前的人說婦女的脚越小越美，現在我們不但不認小脚是「美」，簡直說這是「慘無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鴉片煙敬客，現在鴉片煙變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爲是洪水猛獸一般的維新黨，現在康

有爲變成老古董了。康有爲並不曾變換，估價的人變了，故他的價值也跟着變了。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我以爲現在所謂「新思潮」，無論怎樣不一致，根本上同有這公共的一點：——評判的態度。孔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價值，文學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文學的價值，貞操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貞操的道德在現代社會的價值，舊戲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戲在今日文學上的價值，禮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綱常禮教，在今日還有什麼價值，女子的問題，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會上的價值，政府與無政府的討論，財產私有與公有的討論，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與財產等等制度在今日社會的價值……我也不必往下數了，這些例很夠證明，這種評判的態度，是新思潮運動的共同精神。

(二)

這種評判的態度，在實際上表現時，有兩種趨勢：一方面是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種種問題。一方面是介紹西洋的新思想，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前者是「研究問題」，後者是「輸入學理」。這兩項是新思潮的手段。

我們隨便翻開這兩三年以來的新雜誌，便可以看這兩種的趨勢。在研究問題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1）孔教問題，（2）文學改革問題，（3）國語統一問題，（4）女子解放問題，（5）貞操問題，（6）禮教問題，（7）教育改良問題，（8）婚姻問題，（9）父子問題，（10）戲劇改良問題，……等等。在輸入學理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號」，「馬克思號」，民鐸的「現代思潮號」，新教育的「杜威號」，建設的「全民政治」的學

理，和北京晨報，國民公報，每週評論，上海星期評論，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廣州民風週刊等等雜誌所介紹的種種西洋新學說。

爲什麼要研究問題呢？因爲我們的社會現在正當根本動搖的時候，有許多風俗制度，向來不發生問題的，現在因爲不能適應時勢的需要，不能使人滿意，都漸漸的變成困難的問題，不能不澈底研究，不能不考問舊日的解決法是否錯誤。如果錯了，錯在什麼地方，錯誤尋出了，可有什麼更好的解決方法，有什麼方法可以適應現時的要求。例如孔教的問題，向來不成什麼問題，後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勢力漸漸衰微，於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勢力，來恢復孔教的尊嚴，却不知道這種高壓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種懷疑的反動。因此，民國四五年的時候，孔教會的活動最大，反對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爲問題就在這個

時候。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這個問題又漸漸的不成問題了。故安福部的議員通過孔教爲修身大本的議案時，國內竟沒有人睬他們了！

又如文學革命的問題。向來教育是少數「讀書人」的特別權利，於大多數人是無關係的，故文字的艱深不成問題。近來教育成爲全國人的公共權利，人人知道普及教育是不可少的，故漸漸的有人知道文言在教育上實在不適用，於是文言白話就成爲問題了。後來有人覺得單用白話做教科書是不中用的，因爲世間決沒有人情願學一種除了教科書以外便沒有用處的文字。這些人主張古文不但不配做教育的工具，並且不配做文學的利器，若要提倡國語的教育，先須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革命的問題就是這樣發生的。現在全國教育聯合會已全體一致通過小學教科書改

用國語的議案，況且用國語做文章的人也漸漸的多了，這個問題又漸漸的不成問題了。

爲什麼要輸入學理呢？這個大概有幾層解釋：一來呢，有些人深信中國不但缺乏砲彈兵船電報鐵路，還缺乏新思想與新學術，故他們儘量的輸入西洋近世的學說。二來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種學說，要想他傳播發展，故盡力提倡。三來呢，有些人自己不能做具體的研究工夫，覺得翻譯現成的學說比較容易些，故樂得做這種稗販事業。四來呢，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一方面做那破壞事業，一方面做對症下藥的工夫，不但容易，並且很遭犯忌諱，很容易惹禍，故不如做介紹學說的事業，借「學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過激派」的罪名，又還可以種下一點革命的種子。五來呢，研究問題的人，勢不能專就問題本身討論，不能不從那問題的

意義上着想，但是問題引申到意義上去，便不能不靠許多學理做參考比較的材料，故學理的輸入，往往可以幫助問題的研究。

這五種動機雖然不同，但是多少總含有一種「評判的態度」，總表示對於舊有學術思想的一種不滿意，和對於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種新覺悟。

但是這兩三年新思潮運動的歷史，應該給我們一種很有益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這兩三年來新思潮運動的最大成績，差不多全是研究問題的結果。新文學的運動，便是一個最明白的例。這個道理很容易解釋，凡社會上成爲問題的問題，一定是與許多人有密切關係的，這許多人雖然不能提出什麼新解決，但是他們平時對於這個問題自然不能不注意。若有人能把這個問題的各方面都細細分析出來，加上評判的研究，指出不

滿意的所在，提出新鮮的救濟方法，自然容易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起初自然有許多人反對。但是反對便是注意的證據，便是興趣的表示。試看近日報紙上登的馬克思的贏餘價值論，可有反對的嗎？可有討論的嗎？沒有人討論，沒有人反對，便是不能引起人注意的證據。研究問題的文章所以能發生效果，正爲所研究的問題一定是社會人生最切要的問題，最能使人注意，也最能使人覺悟。懸空介紹一種專家學說，如贏餘價值論之類，除了少數專門學者之外，決不會發生什麼影響。但是我們可以在研究問題裏面做點輸入學理的事業，或用學理來解釋問題的意義，或從學理上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用這種方法來輸入學理，能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感受學理的影響。不但如此，研究問題最能使讀者漸漸的養成一種批評的態度，研究的興趣，獨立思想的習慣。十部純粹理性的評判，不如一點評判的

態度，十篇贏餘價值論不如一點研究的興趣，十種全民政治論不如一點獨立思想的習慣。

總起來說：研究問題所以能於短時期中發生很大的効力，正因為研究問題有這幾種好處：（1）研究社會人生切要的問題，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2）因為問題關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對，但反對是該歡迎的，因為反對便是興趣的表示。況且反對的討論，不但給我們許多不要錢的廣告，還可使我們得討論的益處，使真理格外分明。（3）因為問題是逼人的活問題，故容易使人覺悟，容易得人信從。（4）因為從研究問題裏面輸入的學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對於學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受學理的影響。（5）因為研究問題可以不知不覺的養成一班研究的，評判的，獨立思想的革新人才。

這是這幾年新思潮運動的大教訓！我希望新思潮的領袖人物以後能了解這個教訓，能把全副精力貫注到研究問題上去，能把一切學理不看作天經地義，但看作研究問題的參考材料，能把一切學理應用到我們自己的種種切要問題上去，能在研究問題上面做輸入學理的工夫，能用研究問題的工夫來提倡研究問題的態度，來養成研究問題的人才。這是我對於新思潮運動的解釋，這也是我對於新思潮將來的趨向的希望。

(注)參看每週評論(31)「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又(33)「問題與主義」又(35)「再論問題與主義」又(36)「三論問題與主義」

(三)

以上說新思潮的「評判的精神」在實際上的兩種表現。現在要問：「新

思潮的運動對於中國舊有的學術思想，持什麼態度呢？」

我的答案是：「也是評判的態度。」

分開來說，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有三種態度：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

盲從是評判的反面，我們既主張「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自然要反對盲從，這是不消說的了。

爲什麼要反對調和呢？因爲評判的態度只認得一個是與不是，一個好與不好，一個適與不適，——不認得什麼古今中外的調和。調和是社會的一種天然趨勢，人類社會有一種守舊的惰性，少數人只管趨向極端的革新，大多數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這就是調和。調和是人類懶病的天然趨勢，用不着我們來提倡，我們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數人也許勉強走二四

「十里，我們若先講調和，只走五十里，他們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責任只是認定『是』的一個方向走去，不要回頭講調和。社會上自然有無數懶人懦夫出來調和。」

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裏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裏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裏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裏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爲什麼要整理呢？因爲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故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因爲前人研究古書，很少有歷史進化的眼光的，故從來不講究一種學術的淵源，一種思想的前因後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麼影響效果。因爲前人讀古書，除極少數學者以外，大都是以訛傳

訛的謬說，——如太極圖，爻辰，先天圖，卦氣，……之類，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因為前人對於古代的學術思想，有種種武斷的成見，有種種可笑的迷信，——如罵楊朱、墨翟為禽獸，却尊孔丘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這叫做「整理國故」。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却偏要高談「保存國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論古文之不當廢，他說，「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現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塗懵懂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

（四）

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

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

新思潮的將來趨勢，依我個人的私見看來，應該是注重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應該於研究問題之中做紹介學理的事業。

新思潮對於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麼呢？是再造文明！

文明不是攏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攏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攏統解放，改造也不是攏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

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是一點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選胡適文存）

職業教育與新學制

黃炎培

近兩年來，我想在教育界上盡點義務，因而就竭力提倡職業學校。職業學校必要實行工作，奈中國人心理一向看輕工作，所以我把中國跑了一遍，也沒有找到一個這樣肯勞力做工的學校，就是一般農工商等職業學校，招牌雖大書特書職業兩個字，究其內容則不過在那些不適用的課上做工夫，甚至還要孜孜的講究文學，這不是所謂有名無實嗎？我想到這裏，就以爲現在絕對沒有在工作上講究的學校，然而那曉得這種學校，就發見在上海楊樹浦寧國路的地方，就好像普通人初次見面的話，所謂「相

見恨晚。」

我國向來叫作「地大物博」現在多半人又說「地瘠民窮」既說「地大物博」應該是最有錢的富家翁，而地瘠人貧，則又是一個窮光棍，這話好像不通。實在中國也可以說他是富家翁，也可以說他是個窮光棍，何以呢？照我們中國有這大的地方，土地居在北溫帶，又是肥美的，當然可以叫作富家翁。這土地雖然好，請問他能自己生長一棵稻子，一棵麥子，麼？煤礦是他自己從山裏頭抓出來麼？我們中國人總想圖舒服，大家都是「遊手好閑」不去做事，這樣，能可以不成爲窮光棍嗎？

現在人常講「物質文明」，物質是他自己要文明，不是絕對的物質，不會自己文明，不過因爲人把他創造就是了。人又拿什麼東西去創造他呢？那就要兩件重要的機器，就是手和腦。這手能創造物件，但必由腦指揮他。

怎樣做，然後手就照腦的吩咐做，可見這腦是發起於前，手是成功於後。所以社會上一切改良，一切逐漸的文明，都是依靠手和腦兩種機器造成，所以是社會上一個重要的需品。

我們常說「人爲萬物之靈」，這靈又靈在甚麼地方呢？比方現在有人，猴子，狗三種動物，手足不過皆是四個，頭都是一個，沒有甚麼別的分別，往往人走路多了，就覺腿足疲，狗是整天不歇的，猴子兩個小手也會抓上樹去，也能拾起東西吃，人如果手不肯做事，足不願走路，實不及他們，何以反說人要比他們靈些呢？因爲人有一個會思想的腦筋，想出各樣的東西，就要指揮照樣做，手就能做出來，這是禽獸不及的。如果一個人不願用他這兩件的機器，那就不能算爲萬物之靈了。

現在學校裏一般學生的心理，總是有向上的志向，覺得自己前程無限，

若叫他去做工，他一聽了這「工」字，馬上心裏就有十二分的不願意，說「我是何等人，又是將來甚麼樣的人，怎麼能在叫我做工呢？」所以前次中華職業學校招生時，大家一聽這消息，都歡歡喜喜的來投考，一看裏面有木工，有打鐵，他們立刻就詫異起來，就說「怎樣做這些事呢？我與其在學校裏做木工打鐵，不如直接到木鋪或者鐵鋪內學，豈不還要講究些？」去年這個學校有一班畢業生，我特爲告訴他們，畢業後要到社會上做的事，大約分爲四等：第一，就是畢業生出學後要做個「模範工人」，「能夠把這四字實在的做到了，當然可以走到第二步，技師，再進一等就可以做學校的教員，更要進一等，那就要做工廠或者學校裏的領袖了，這四等所難的就是第一等，這第一等最爲緊要，如果一個學生能以在第一等成功了，將來他還有甚麼事做不到呢？[？]

現在不僅是男學生有以上等的心理，女學生也是這樣，大都以爲現在男女平權，女子不能像從前那樣專門在家裏做家事了，必定也要有文學，與男子一樣，甚至以爲家事是僕人做的，不但不願學，簡直完全不願做。有一女校特地要提倡工讀，分課程爲文科和家事科兩門，當報名時就用兩個簿子簽名，等到名已簽了，這位校長拿這兩簿來一看，文科簿人數滿了，家事科簿上一個沒有，當時這校長就問他們這是甚麼意思？他們回答說：「我們現在是廿世紀的國民啦，志向豈在家事呢？」因而這位校長來和我商議，我當時恰巧接着湯爾和君由德國來一封信，所說的話正是我要演說的材料，這信說：他在那裏住在一個銀行經理的家裏，家裏除這經理夫妻兩個人外，連一個僕人也沒有，這位湯先生每天進柏林城去教書，回來的時候，就看見自己的屋子，弄得清清楚楚，整齊的很，心裏也就時常吐

異。有一天這位湯先生進城走不多遠，想起少帶了一本書，仍然跑回家來，一進門就看見一個婦人兩袖捲到膀子上頭，正在那裏用勁洗地板，他細細一看，原來是這經理的夫人，這位湯先生就覺得難以爲情，說：「怎能難爲你呢！」但是這位夫人說：「不妨事的，我已經做慣了，」她仍然盡力做她的事。這行長有多闊呢？他的夫人也當要享他丈夫的福，可以不要做事，她居然做「極下等」的事。美國人民也是這樣，幾在美國親見許多大學的教員，還做家事，照這樣看起來，他們國家所以稱爲文明國家，是在乎全國人民能以勞力做工，得來這文明兩個字，絕對不像我國人每每講文明要不做事，還要身邊有一兩個僕人跟隨着服事，這樣請問是從那裏文明起來的呢？

我們知道這社會是由於我們多數人組織成功，就是先有了我們多數

人然後才有社會，社會上一切事務，就是我們的事務，我們自己不做，還是請誰來做呢？我們要曉得現在住的高樓大廈，吃的山珍海味，穿的單夾棉紗，像這樣的舒服，請問從甚麼地方得來的呢？也無非我們多數人類中各盡其職得來的。既是傍人爲我能盡力，使我有這樣的舒服，我就不能爲人盡點義務嗎？還有一層，我們也要明白，天生一個人在世界上，並不是要人只管吃吃喝喝頑頑笑笑就算了，因爲如果這樣是對的，又何必要給人兩隻手呢？既給人有兩隻手，意思就是要人做事。所以人在世界上是爲做事而來，並不是爲吃喝而生，因爲做事有功，就得着相當的酬報。比仿學校裏的教員，他是專爲飯碗而來嗎？也必先要盡力教他的書，然後才給他一點薪水酬勞他。就是我們現在提倡職業，也不是想借此來發財，無非在社會上盡個人的義務罷了。所以現在一般人都是看不透這種道理，反有許多

誤會，以爲我做買賣就是要發財，我念書就是要做官的，使人人都是這樣思想，那末他所吃的喝的穿的，又從甚麼地方得來呢？

我國教育部以前對於職業學校一層，還沒有正式的命令，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一日，才有這種命令宣布，並且把職業學校列入在新學制的表裏，所以我們現在辦職業學校的人，也有根據了。這表從初等教育就起，這不過是預備時期，不能算爲專科，到了中等教育，就是正式講究的時候了。除職業學校完全講究職業以外，就是中學校也有一部分講實業，中等教育以上還可以專門講究這職業，好像職業專修科的身分。總而言之，這表不過由少數人的思想，劃出來做個普通的標準，究竟還是死的，我們辦職業學校的人，固屬不能不曉得這新學制的職業教育，但也不能過於拘泥，如果拘泥，就要趨重形勢，不能在實行工作上做去了。

我今天晚上在這個地方演說，覺得心裏異常快樂，因為我覺得諸位心裏都很注意我所說的，顯係諸位向來是看重這勞工兩個字。現在我把我所說的總括一下：我所說的大概，可以分爲三段：第一，就是一個人的手和腦對於社會上有促進文明進步的功勞，對於人類有彼此互助的精神，對於本身應當要盡其天職，並手和腦在人身邊，正所以要用他的。第二，就是現在學校裏的男女學生不獨心裏有所悞會，並且大半的心裏總是不屑做工，簡直把人固有本分都忘却了。第三，就是現在職業學校，已經在新學制表上佔了一部分地位了，不過將內容要大大的改良，既已講究職業，必有介紹這種知識的工具，所以課本就要慎重的選擇。

我以上所說的話，對於職業上所主張絕對不會十分對，我還要請諸位憑着良心確定真理來批評，能以使這種職業一天興旺似一天，可以達到

我們中國四萬萬人都願做事的地步，那時我們再來招待全球上的人都到我們中國來吃喝，能以叫全球上的人都享我們中國人的福，這才是我們大家所應當希望的。（選學燈）

李成虎小傳

玄口廬

李成虎於一八五四年生在浙江蕭山縣東鄉衙前村農家，生時正太平天國洪秀全定都南京，下令解放奴婢禁止娼妾底第二年，他有一個同胞兄弟叫做成蛟，比他小三歲，他底父親叫做李發，在他幼時就死了，成虎同弟成蛟，都是他母親在兵亂中討飯養活的。

成虎和他底弟成蛟同在患難中長大，同理他父親底農業，後來都娶了親，一家很親愛的。成虎三十八歲時，（一八九一）生了一個女兒，四十八歲時，（一九〇一）生了一個男兒，名叫張保，五十四歲時，（一九〇七）

又生了一個女兒。他底弟因爲沒有子女，領了一個別家的男孩子做兒子，成虎就不大高興他弟弟底行爲，後來看到那領來的姪子，也能很勤奮地幫做農作，於是纔回復他和成蛟的友愛。

成虎一生最悲痛的事，便是從戰亂中乳養他的母親一直和他勞動到死，成虎一生最信仰的人，便是和他表同情的玄廬。玄廬和成虎同村，平時很少會面，一九二一年四月間，成蛟因爲有人收去他弟兄倆底菜子不給價，託他田主轉託玄廬代討這筆賬，無如收菜子的，因生意蝕本虧欠了許多家種菜子的農人底錢，分文也還不出，成蛟既託了玄廬，於是被賒去菜子賬的都來託玄廬。成虎因此，三天兩頭和玄廬會面，而會面時又正遇着一班都是同村或鄰村的農人，大家談起累年農作苦況來，於是玄廬發了組織農民協會底動議，不多幾日，因爲欠菜子帳的實在沒錢還，而各家租

質的田上都急得等施肥料要錢，玄廬便拿了一筆錢出來，如數給了他們，給錢時，玄廬對他們說：「這筆錢本來不是我的，還是你們種我底田的還來的租，就是你們農人自己底血汗，現在只好算農人幫助農人，不好算我幫助你們。」一般照賬分錢的都一注注高高興興地分了去，獨成虎捧着四十塊錢，傷起心來，兩眼注視着錢，眼淚就跟着滴在錢上，哽咽地說了一聲：「我看得這注錢心痛！」

一九二一，一〇，一八，衙前農民協會第一次開大會了，成虎這天，很興奮地一早到街上招呼赴市的農人，說「今天有三先生（衙前農民，都叫玄廬爲三先生）演說，我是聽過他幾次的，他底話句句不錯，大家都該去聽聽。」那天玄廬演說的，是農民有組織團體的必要，在聽衆贊歎聲中，成虎却籠着生掌疔瘡的左手，目灼灼地一聲也不響，有時立起身來，用嚴重的

態度，維持聽衆秩序。

此後：附近幾十里農民，漸漸地有點通消息了。接連在山北，塘頭等處，開了幾次演說會，聽衆也驟增了，農民協會籌備會底計畫也發動了。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衙前農民協會居然籌備完成，發布宣言和章程了，李成虎便當選爲委員，又被選爲議事員。

衙前農民協會既成立，紹興，蕭山各處相應而起的八十多村，紛紛向衙前農民協會索取章程，而衙前所印刷的幾千份章程，早就散布完了，無以應別處的需要，每天總有幾百人，聚到衙前來索取章程，而且要求見三先生底面。其時章程正在再版，玄廬又在浙議會出席，李成虎連日對他們說：「你們要章程，章程已經去印了，我們印好就分送給你們，你們要會見三先生，以爲這件事是三先生發起的，其實這件事正是我們自己身上的事，

並不是三先生一人底事，你們只要一村村自去團結，團結好了再說話，用不着發閔！

衙前農民協會決議還租成數「三折」了，於是各處同聲相應「還三折，」田主們登時大起恐慌，於是大地主聯結起來勾通官吏，小地主四出偵查農民協會底狀況。

紹興慶場農人發生打傷田主的事實了，就是蕭紹一般地主和文武官吏得到的唯一證據，他們便要照這個證據來宣告農民協會死刑。

十二月十八日，各村農民協會開聯合會於衙前東嶽廟。李成虎在街上招待各村赴會的代表，剛到了一百三十多人時，駐紮紹興的陸軍旅部專輪開到一連，協同同時開到的警察、警備隊，將東嶽廟包圍，捕去了項家村農民協會代表陳晉生，以及衙前龍泉閱書報社底管理員，又捕去聯合會

打算除名的單和瀾。此外受槍刺擊傷的農民三人，搜去各村農民協會委員名冊。

從此以後，凡在各村農民協會名冊上有名的，都東逃西竄，成虎底兒子對他說：「別人進農民協會，依舊得閒做工。獨你把身子都送給協會了嗎？怎麼你整天價連飯都忙到沒工夫吃。現在事體敗了！你還是避避開罷！」成虎說：「你懂什麼？這正是我該做的，大不了，頭落地就完了，怕什麼？」

十二月二十七，李成虎正在田上耨泥，被蕭山縣密警捕去，他被捕時，有人從田上喚他到家的，他看見來的是要捕他的人，他把鋤頭一放，鞋襪一穿，團團身一繫，氈帽一帶，煙管一提，說「去便去，有什麼！」五尺多高老健的身軀，爽爽快快地同着差役下船去了！

成虎到縣時，縣知事莊綸儀問他在農民協會的麼？他說：「我是衙前農

民協會底議事員，我是主張組織農民協會的，我是還三折租的提議者，怎麼？」知事莊綸儀說：「好好！一個農民協會議事員，我賞你兩副腳鐐來！釘上鐐，收監去……」哼！本縣送你到省，還要你底性命！哼！李成虎入獄了。一九二二，二，二四，他底兒子張保，到獄裏去探望他，他病了，閉眼不作聲，許久，他微微張開眼看他底兒子，說「其餘沒有人了麼？」他說了這一句話，從此就把農民組織團體的事交與現在世界上一般的農民了！這是同日下午兩點鐘的事。

成虎死後，縣知事莊綸儀要他兒子蓋指模具結領屍，他身上的衣服和帶去的棉被，多被牢卒剝奪了，他屍身回到衙前，只剩一套空壳破棉襖褲，迎接他的只是默然無聲雨點似的憤淚，酸淚，血淚。

他生平沒有照過相，劍龍在尸牀上寫了一張下來，使世界上留他一個

爲多數幸福而犧牲者最後的影子。

「其餘沒有人了麼？」他在二月一號上衙前鳳凰山長休息去了！（選覺悟）

石子

齊玄廬

這篇小說，是錦潮在龔山拾來的一段故話。近世親子關係，盡在財產計較得失多寡的算盤當中，金錢已經成爲「量人尺」了！「貧賤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二千二百年前的家庭中間，早就淹在利害計較的冰洋底裏，何必只是非難近世！可憐在這個當中，居然還有人倡「資本主義」，所以我把伊所述的記了下來。

玄記

「沒有石子，餓死老子，」這句話怎麼解釋？因爲從前有一個老頭子，生了兩個兒子都娶了親，兒子都也生了兒子了，老頭子正想嘗嘗「養兒防

老」的滋味，不料他底兒子，媳婦，孫子和他十分地疎遠，很熱鬧的一家人，他這個老頭子獨自寂寞着，幾乎要受凍餓了。

他定了一個計畫——

他底二房孫子，有一天跑到老頭子跟前，老頭子對他說：「我底乖孫子，你去到我眠牀底下那扣箱子裏，替我拿一件小衫來，小衫只在面上，揭開箱蓋就是，乖乖，你快去，我有點冷了，你快拿來，我給你糖吃。」八九歲的小孩子，聽他祖父說有糖吃，三腳兩步就跳到他祖父房裏，揭開箱蓋，曳出小衫，只見箱子裏滿裝着一顆顆亮晶晶像鴿子蛋大小那樣東西，他正伸手想拿，老頭兒剛踱了進來，他便拿小衫給他，要糖吃，老頭子笑瞇瞇地給他兩片糖，披上小衫，哼了一聲，躺在床上。

這小孩子把他看見過的東西，告訴了他底母親了。他底母親，就是老頭

子底二媳婦。

從此這二媳婦就成爲孝媳婦了，從此老頭子把他底箱子嚴密地封鎖起來了，可是他底小媳婦已經偷偷地掂過幾回斤兩，覺得很重，兩隻手一手掀不動的。他底大媳婦也得到點風聲了，也着實對老頭子獻殷勤，但總不及二媳婦那樣孝順那樣殷勤，老頭子總算享了幾年福。

有一天，老頭子要死了，他第二房的兒子，媳婦，孫子早就看守了好幾天，他大媳婦大兒子也來了。

老頭子臨終之先，兩個媳婦爭先提起老頭子底箱子怎樣分配的話，自然二媳婦比較孝敬些，該多分些。大家打開箱子一看，可盡是錫箔包的石子。老頭子說：「幸虧石子，——不然，餓死老子。」這是老頭子最後的說話。佢們很無情很失望的看了死過的老頭子一眼，老頭可笑瞇瞇再也不

理睬了。

這便是「沒有石子，餓死老子」這句故話底來頭。（選覺悟）

誰顧得誰

芳芳芷

夜闌人靜，萬籟俱寂，螢火一般的一盞青燈下面，對臉坐着一對老年的夫婦，他們兩個統是下苦的窮鬼：一個在村西財主家當園丁，一個給人家做針線。他們過一天算一天，僅夠糊口，如果他們無論誰，只要有一個或是貪懶，或是得病，停止工作，馬上就得挨餓，好處他們還得自食其力，誰不靠誰，却也不見得十分蕭索。他們只有一個兒子，叫做一標，去年政府招兵，他去入伍，今年秋天來信說，儘年底就要回家省親，他的父母聽了這個信息，自然歡喜的很，眼巴巴的望着兒子回來，替他們寬寬心，解解悶，家庭團圓，免得孤苦零丁。

誰知還有妬忌他們命運的魔鬼呀！老漢日落回來，怒冲冲一脚踢進門來，先把老婆搶白了一頓，話也不說，飯也不吃，摔東西，拋板櫬，好似帶上幾分凶氣，躺到坑上，蒙頭便睡。他的老婆見他丈夫這般光景，也不知道什麼事情，也不敢發問，看他丈夫已睡沉了，自己沒處立腳，便坐在房簷底下納悶，但心顫兒一上一下，不住的跳，非常發慌。正在心神游移，恍惚不定的時候，猛然聽得有人叩門，心裏越發疑惑，站起來一面走着，一面想着家裏向來沒有人來的，他今天究竟鬧下什麼亂子了？胡思亂想，正走到門邊，門外的人說：「怎樣還不開門呢？睡了嗎？」老婆輕輕的走到門前，問「是誰？」那人答道：「大姐，是我呀！」老婆說：「你是三娃嗎？怎麼天黑了，還遠遠的跑來，有什麼事？」三娃說：「明天謝灶，要烙點油餅，供獻灶君爺上天，你家的花桿用不用？」談着進了門，老婆說：「不用，你拿去罷！」那人說：「大哥

回來了沒有？」老婆說：「回來了，睡覺呢！」那人說：「是了，我也不驚動他了，到明天烙好油餅給你們送些來。」說完回身要走，老婆送到門口又說：「一標說年根回來，怎麼還不見信呢？」那人說：「大概就在這幾天啦罷！」說完，放開步慢慢的走了。

老婆關上門，安住心，自念：「好慌張，簡直嚇我一跳。」恰好他的丈夫醒了，看看天也大黑了，把燈點着放在桌上。再看他的丈夫還沒吃飯，遂將半碗辣角拌豆腐，和窩頭，一件一件排在桌子上，自己坐在板櫈上，一半談話，一半侍候，看他丈夫大嚼大吞的吃下去，沉了半晌，這老漢連聲說：「晦氣，晦氣！」說着從口袋裏拿出幾個銅子，擗到桌上，又說：「這是我今天的血汗，不過了，你把這錢拿去到對門老張鋪子，沽四兩燒酒來，世界上只許他們有錢的快活嗎？我姓劉的，今晚也要耍鬧氣，快去！」老婆知道他這話裏

有話，也不敢執拗，跑到門口，沽酒回來，老漢拿起酒壺，自酌自飲。

一霎時兩個眼圈變成通紅，一舉一動，都帶着幾分醉氣，說着「老伴兒，過不成了，明天就得餓死，」兩句話的時候，眼淚已一滴一滴滾下來。老婆子也莫明其妙，不知不覺的滴了幾點，便問「怎麼過不成了？」老漢說：「東家把我開革了，……」老婆子一聽開革的話，好像用尖刀刺到心上一般，便忍不住嗚咽起來，哭道：「怎麼過呀？怎麼過呀？世界沒有窮人活的路了！」他丈夫說：「今天上午我在菜園正拿起傢伙鋤那畦邊野草，廚房跑腿的來告我說：『把白菜，小葱，趕快挖上一些，東家請客，馬上就要用呢！』我當時肚裏咕嚕咕嚕作痛，大概是因爲在馬號喝的冷茶太多了，稍耽擱一下，便聽說上頭老爺大罵起來，說是因爲上菜上的遲了，廚子把過推到我身上，我想這並不算什麼錯處，卽就是錯處，也是小過，不至於開革我罷？」

來纔知道有一個叫做五兒的，早已鑽營，現在補了我的缺，唉！過不成了，過不成了！像我們這吃了這一頓沒那一頓的人家，那裏禁得起閑呢？東家開革我的時候，也不替我想想，咳！天老爺只許他們坐着吃魚翅燕窩，不許我們終年辛苦的人吃青菜白飯！這是什麼道理？」說到半截，酒興狂了，忿懣極了，頭額上發紫色的筋脈，都凸突起來，緊緊的握了握拳頭，以表決心，隨手斟滿了一杯酒，仰起脖子，一吸而盡。回轉身來，抖擻精神，從門後提上鳥槍，藥袋，一溜烟跑出去。

他的老婆知道不是好兆，却又不敢去攔阻，越想越害怕，只是迷迷糊糊，四肢抖一個不住。

三更過後，大門呀然一聲，只聽得他的丈夫踏進門來，嘴裏自言自語的道：「殺人一命，罪過！罪過！……有錢的應當沒命！……誰顧得誰！」老婦巍

顛顛的迎了他進來，老漢便把一渾圓的，沉重的東西，向桌上一擲，接着道：「我也是財主！好過日子了，睡罷！」

第二天紅日漸高，早飯之後，老婆對老漢說：「眼看新年，就快到了，聽說禹廟上有集，你也該給我家辦點貨。」老漢臉上發一種灰白色，精神萎靡，決不像昨晚那般少年氣概，低下頭，不知道想些什麼，無精打采的答道：「不要着急，我知道。」他們正談話間，忽然又有人叫門，那老漢聽得叩門聲音，精神復興作起來，露出一種惶惶失措的樣子，叉着手，在院心裏踱來踱去。那老婦把門開起，一看，原來是三娃笑迷迷的進來，手裏還提着一盒油餅。劈頭就問：「一標回來了罷？」老婆說：「沒有什麼時候回來！」三娃面孔變色說道：「不回！我昨天從這回去，他已到我那裏了，他還吃的油餅，我留他住一夜，他執意不肯，還說一年多沒見老人，積蓄了三四十塊月餉，孝

敬孝敬父母，我說年根路緊的很，小心點，他姪子叫我送他回來，我送出村門一里多路，看已望着莊了，我方回去，他姪子還報怨我，怪我爲什麼送到半路，並說她聽得遠處槍響，因爲不放心，所以今天一面送油餅，一面看看他，不回罷，當真沒有回來麼？」說着，現出很疑惑的態度，老漢和老婦面面相覷，一霎那間，兩人都暈去了！（選青光）

超人

• 冰心

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同屋的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偶然出入遇見了，輕易也不招呼。郵差來的時候，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何彬却永遠得不着一封信，但也從來沒有人看見他發過一封信。他除了每天上局裏辦事，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以

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此外就不開口了。

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受，屋裏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書架上却堆滿了書，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關上門，摘下帽子，便坐在書桌旁邊，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無意識的看著。偶然覺得疲倦了，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但不多一會兒，便又閉上了。

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她端進飯去，有時便站在一邊，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也問他爲何這樣孤另。她問上幾十句，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人、人、和宇宙、和萬物的聚合，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上了臺是父子母女，親密的了不得，下了臺，摘了假

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與其互相牽連，不如互相遺棄。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程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却也懂得一半，便笑道：「要這樣，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死了，滅了，豈不更好，何必穿衣吃飯？」他微笑道：「這樣，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不如行雲流水似的，隨他去就完了。」程姥還要往下說話，看見何彬面色冷然，低着頭只管吃飯，也便不敢言語。

這一夜他忽然醒了，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這痛苦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在這沉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他雖然毫不動心，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從窗紗外瀉將進來，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竭力的想擯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直到天明，纔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聽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眠食都失了次序，眼圈兒也黑了，臉色也慘白了，偶然照了照鏡子，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的腦子裏，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程姥姥一面驚訝着，一面說：「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那天上街去了，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還是不好，每夜呻吟的就是他，這孩子真可憐，今年纔十二歲呢，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自己走到門邊，程姥姥也住了口，端起碗來，剛要出門，何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遞給程姥姥說：「給那祿兒罷，叫他請大夫治一治。」說完了，頭也不回，逕自走了——程姥姥一

看那鉅大的數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她端着碗，站在門口，只管出神。

呻吟的聲音，漸漸的輕了，月兒也漸漸的缺了，何彬還是朦朦朧朧的——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竭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

過了幾天，呻吟的聲音住了，夜色依舊沉寂着，何彬依舊「至人無夢」的睡着。前幾天的思想，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照在冰山的峯尖上，一會兒就過去了。

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要跟他道謝，他好像忘記了似的，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看，又搖了搖頭，仍去看他的書。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在門外張着，幾次要哭了出來。

這一天晚飯的時候，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後天早晨便要起身，請她將房租飯錢都清算一下。程姥姥覺得很失意，這樣清靜的住客，是少有的，然而究竟留他不得，便連忙和他道喜。

他略略的點一點頭，便回身去收拾他書箱。

他覺得很疲倦，一會兒便睡下了。——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他不言不動，只靜靜的臥着，一會兒也便渺無聲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程姥姥又幫助他，他也不肯，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你。程姥姥下樓之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繩子忘了買了，慢慢的開了門，只見人影兒一閃，再看時，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一個僕人都沒有，便喚道：「祿兒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

「祿兒趑趄的走過來，歡天喜地的接了錢，如飛走下樓去。」

不一會兒，祿兒跑的通紅的臉，喘息着走上來，一隻手拿着繩子，一隻手背在身後，微微的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他遞過了繩子，仰着頭似乎要說話，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何彬却不理會，拿着繩子，自己便進去了。他忙着都收拾好了，握着手周圍看了看。屋子空洞洞的——睡下的時候，他覺得熱極了，便又起來，將窗戶和門，都開了一縫，涼風來回的吹着。

「依舊熱得很。腦筋似乎很雜亂，屋子似乎太空沉——累了兩天了，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慈愛的……不想煩悶的很！」

微微的風，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

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幾堆的黑影，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慈愛的母親，滿天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不想想了，煩悶……悶……

黑影漫上屋頂去，什麼都不見了，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風大了，那壁廂放起光明，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星光中間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額前，走近了，清香隨將過來，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靜穆不動的看着，——目光裏充滿了愛。

神經一時都麻木了，起來罷，不能，這是搖籃裏呀！母親，——慈愛的母親。母親呵！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

母親呵！我們只是互相牽連，永遠不互相遺棄。

漸漸的向後退了，目光仍舊充滿了愛，模糊了，星落如雨，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

「母親呵，別走，別走……」

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也珍珠般散落了下來。

清香還在，白衣的人兒還在，微微的開眼睜，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的幾堆黑影上，送過清香來——剛動了一動，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躡手躡腳的走了出去，臨到門口，還回過小臉兒來，望了一望。他是深夜的病人——是祿兒。

何彬竭力的坐起來，那邊綑好了的書箱上面，放着一籃金黃顏的花兒，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上面大字縱橫，藉着微光看時，上面是：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桌

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這裏有的是賣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這籃子裏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是我自己種的，倒是香得很，我最愛他，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但是總沒有機會，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所以趕緊送來。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為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麼？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

「祿兒叩上」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兒，回到床前，什麼定力都盡了，不覺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

清香還在，母親走了！——窗內窗外，互相輝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淚光。

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帽兒戴得很低，背着臉站在窗前。程姥姥陪笑着問他用不用點心，他搖了搖頭——車也來了，箱子也都搬下去了，何彬淚痕滿面，靜默無聲的謝了謝程姥姥，提着一籃的花兒，遂從此上車走了。

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兩個人的臉上，都堆着驚訝的顏色，看着車塵遠了。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說：「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再鎖上門罷，鑰匙在門上呢。」

屋裏空洞洞的，牀上却放着一張紙，寫着：

「小朋友祿兒：

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我的恩德，就是我的罪惡，你說你要報答我，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告答你呢！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重要蕩漾起來。我這十幾年來，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愛和憐憫都是惡德，我給你那送藥費，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拒絕我的母親，拒絕了宇宙和人生，拒絕了愛和憐憫，上帝呵！這是什麼念頭呵！

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小朋友呵！不錯的，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我母親已經先來了，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也請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愛，是借着你朋友的母親帶了來的！

我是冒罪叢過的，我是空無所有的，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然而這時伴着我的，却有悔罪的淚光，半弦的月光，爛爛的星光，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我要用一縷柔絲，將淚珠兒穿起，繫在弦月的兩端，摘下滿天的星兒來，或在弦月的圓凹裏，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麼？他的香氣，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請你收了罷！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

天已明了，我要走了。沒有別的話說了，我只感謝你，小朋友！再見，再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

何彬草

我寫了這一大篇，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因為你懂得的，比我多得多了！又及。」

「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兒，呆呆的望着天上。（選《說月報》）

暮

俞平伯

敲罷了三聲晚鐘，
把銀的波底容，
黛的山底色，
都銷融得黯淡了，
在這冷冷的清梵音中。
暗雲層疊，
明霞賸有一縷，
但湖光已染上金色了。
一縷的霞可愛哪，
更可愛的只這一縷哪，

太陽倦了，

自有暮雲遮着。

山倦了，

自有暮煙凝着。

人倦了呢？

我倦了呢？